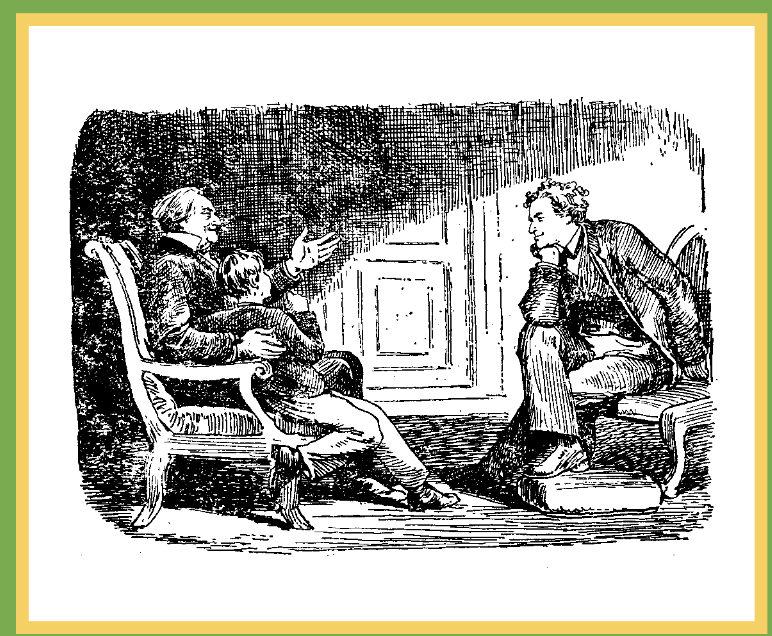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四

曾祖父

叶君健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四

曾　祖　父

叶君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收集了十二篇童话，都是作者晚年最后的作品。作者这时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但是创作热情仍然非常旺盛。如《树精》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作者写作态度的严谨和为什么他是一个伟大的童话作家。

目　　次

烂布片 1
两个海岛 5
谁是最幸运的 9
树精 18
家禽格丽德的一家 58
蓟的遭遇 84
创造 92
幸运可能就在一根棒上 99
彗星 105
一星期的日子 114
阳光的故事 119
曾祖父 127
译后记 136



烂 布 片

在造纸厂外边，有许多烂布片堆成垛。这些烂布片都是从东西南北各个不同的地方来的。每个布片都有一个故事可讲，而布片也就讲了。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每个故事都听一听。有些布片是本地出产，有些是从外国来的。

在一块挪威烂布的旁边躺着一块丹麦烂布。前者是不折不扣的挪威货，后者是百分之百的丹麦产。每个地道的

丹麦人或挪威人会说：这正是两块烂布的有趣之处。它们都懂得彼此的话语，没有什么困难，虽然它们的语言的差别——按挪威人的说法——比得上法文和希伯莱文的差别。“为了我们语言的纯洁，我们才跑到山上去呀。”丹麦人只会讲些乳臭未干的孩子话①！

两块烂布就是这样高谈阔论——而烂布总归是烂布，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里都是一样。除了在烂布堆里以外，它们一般是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

“我是挪威人！”挪威的烂布说。“当我说我是挪威人的时候，我想我不须再作什么解释了。我的质地坚实，象挪威古代的花岗岩一样，而挪威的宪法是跟美国自由宪法一样好！我一想起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就感到全身舒服，就要以花岗岩的尺度来衡量我的思想！”

“但是我们有文学，”丹麦的烂布片说。“你懂得文学是什么吗？”

“懂得？”挪威的布片重复着。“住在洼地上的东西②！

---

① 事实上丹麦和挪威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也属于同一个种族。这儿安徒生故意讽刺两个邻邦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② 丹麦是一块平原，没有山。

难道你这个烂东西需要人推上山去瞧瞧北极光吗①？挪威的太阳把冰块融化了以后，丹麦的水果船就满载牛油和干奶酪到我们这儿来——我承认这都是可吃的东西。不过你们同时却送来一大堆丹麦文学作为压仓货！这类东西我们不需要。当你有新鲜的泉水的时候，你当然不需要陈啤酒的。我们山上的天然泉水有的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当做商品卖过，也没有什么报纸、经纪人和外国来的旅行家把它喋喋不休地向欧洲宣传过。这是我从心眼里讲的老实话，而一个丹麦人应该习惯于听老实话的。只要你将来有一天作为一个同胞的北欧人，上我们骄傲的山国——世界的顶峰——的时候？你就会习惯的！”

“丹麦的烂布不会用这口气讲话——从来不会！”丹麦的烂布片说。“我们的性格不是这个样子。我了解我自己和象我这样子的烂布片。我们是一种非常朴素的人。我们并不认为自己了不起。但我们并不以为谦虚就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只是喜欢谦虚：我想这是很可爱的。顺便提一句，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完全可以知道我的一切优点，不过我

① 北极光是北极圈内在夏天发出的一种奇异的光彩，非常美丽但是只有在高处才能看得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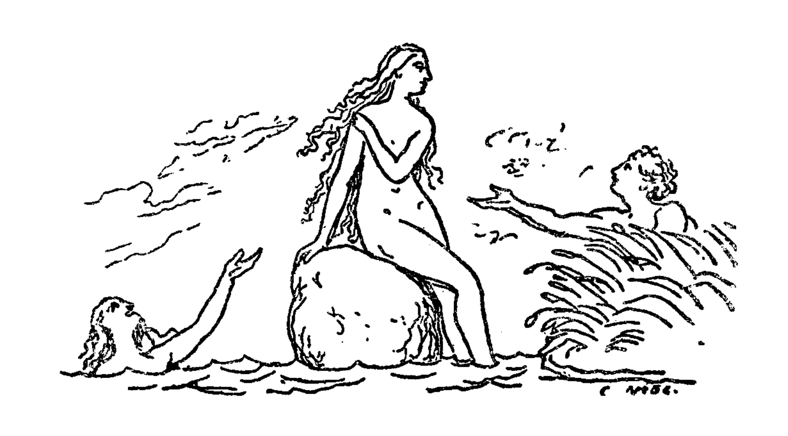
不愿意讲出来罢了——谁也不会因此而来责备我的。我是一个温柔随便的人。我耐心地忍受着一切。我不嫉妒任何人，我只讲别人的好话——虽然大多数人是没有什么好话可说的，不过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笑笑他们。我知道我是那末有天才。”

“请你不要用这种洼地的、虚伪的语言来跟我讲话吧——这使我听了作呕呀！”挪威布片说。这时一阵风吹来，把它从这一堆吹到那一堆上去了。

它们都被造成了纸。事又凑巧，用挪威布片造成的那张纸，被一位挪威人用来写了封情书给他的丹麦女朋友；而那块丹麦烂布成了一张稿纸，上面写着一首赞美挪威的美丽和力量的丹麦诗。

你看，甚至烂布片都可以变成好东西，只要它离开了烂布堆，经过一番改造，变成真理和美。它们使我们彼此了解；在这种了解中我们可以得到幸福。

故事到此为止。这故事是很有趣的，而且除了烂布片本身以外，也不伤任何人的感情。



两 个 海 岛

在瑟兰海岸外，在荷尔斯坦堡皇宫的对面，从前有两个长满了树的海岛：维诺和格勒诺。它们上面有村庄、教堂和田地。它们离开海岸不远，彼此间的距离也近。不过现在那儿只有一个岛。

有一天晚上，天气变得非常可怕。海潮在上涨——在人们的记忆中它从来没有这样涨过。风暴越来越大。这简直是世界末日的天气。大地好象要崩颓似的。教堂的钟自己摇摆起来，不需要人敲就发出响声。

在这天晚上,维诺沉到海里去了;它好象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但是后来在许多夏日里,当潮落了、水变得清平如镜的时候,渔人就驾着船出海,在火把的亮光中捕鳝鱼。这时他的锐利的眼睛可以看到水里的维诺和它上面白色的教堂塔以及高高的教堂墙。"维诺在等待着格勒诺,"——这是一个传说。他看到了这个海岛,他听到下面教堂的钟声。不过在这点上他可是弄错了,因为这不过是经常在水上休息的野天鹅的叫声罢了。它们的凄惨的呼唤听起来很象远处的钟声。

有个时候,住在格勒诺岛上的老年人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风暴,而且还能记得他们小时在潮退了的时候,乘着车子在这两岛之间来往,正如我们现在从离开荷尔斯坦堡宫不远的瑟兰海岸乘车子到格勒诺去一样。那时海水只达到车轮的半中腰。"维诺在等待着格勒诺,"人们这样说,而这种说法大家都信以为真。

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在暴风雨之夜里喜欢躺在床上想:今天晚上维诺会来把格勒诺接走。他们在恐惧中念着主祷文,于是便睡着了,做了一些美丽的梦。第二天早上,格勒诺和它上面的树林和麦田、亲热的农舍和蛇麻园,仍然是

在原来的地方。鸟儿在唱歌，鹿儿在跳跃。地鼠不管把它的地洞打得多么远，总不会闻到海水的。

然而格勒诺的日子是已经到头了。我们不能肯定究竟还有多少天，但是日期是确定了：这个海岛总有一天早晨会沉下去的。

可能你昨天还到那儿的海滩上去过，看到过野天鹅在瑟兰和格勒诺之间的水上飘，一只鼓满了风的帆船在树林旁掠过去。你可能也在落潮的时候乘着车子走过，因为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路。马儿在水里走；水溅到车轮子上。

你离开了。你可能踏进茫茫的世界里去；可能几年以后你又回来：你看到树林围绕着一大片绿色的草场。草场上的一个小农舍前面的干草堆发出甜蜜的气味。你在什么地方呢？荷尔斯坦堡宫和它的金塔仍然立在那儿。但是离开海却不再是那么近了；它是远远地在内地。你穿过树林和田野，一直走到海滩上去——格勒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你看不见那个长满了树的岛；你面前是一大片海水。难道维诺真的把格勒诺接走了吗——因为它已经等了那么久？这件事情是在哪一个暴风雨之夜发生的呢？什么时候的地震把这古老的荷尔斯坦堡宫迁移到内地这几万鸡步①远呢？

那不是发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而是发生在一个明朗的白天。人类的智慧筑了一道抵抗大海的堤坝；人类的智慧把积水抽干了，使格勒诺和陆地联到一起。海湾变成长满了草的牧场，格勒诺跟瑟兰紧紧地靠在一起。那个老农庄仍然是在它原来的地方。不是维诺把格勒诺接走了，而是具有长“堤臂”的瑟兰把它拉了过来。瑟兰用抽水筒呼吸，念着富有魔力的话语——结婚的话语；于是它得到了许多亩的土地作为它结婚的礼品。

这是真事，有纪录可查。格勒诺这个岛现在不见了。

---

① 鸡步（Hanefjed）即公鸡所走的一步的距离。

谁是最幸运的

“多么美丽的玫瑰花啊！”太阳光说。“每一朵花苞将会开出来,而且将会是同样的美丽。它们都是我的孩子！我吻它们，使它们获得生命！”

“它们是我的孩子！”露水说。“是我用眼泪把它们抚养大的。”

“我要认为我是它们的母亲！”玫瑰篱笆说。“你们只是一些干爸爸和干妈妈。你们不过凭你们的能力和好意，在它们取名时送了一点礼物罢了。”

“我美丽的玫瑰孩子！”他们三位齐声说，同时祝福每朵花获得极大的幸运。不过最大的幸运只能一个人有，而同时也必定还有一个人只得到最小的幸运；但是它们中间哪一个是这样呢？

“这个我倒要了解一下！”风儿说。“我什么地方都去，连最小的隙缝也要钻进去。什么事情的里里外外我都知道。”



每朵盛开的玫瑰花听到了这话，每一个要开的花苞也听到了这话。

这时有一个悲愁的、慈爱的、穿着黑丧服的母亲走到花园里来了。她摘下一朵玫瑰。这朵花正是半开，既新鲜，又丰满。在她看来，它似乎是玫瑰花中最美丽的一朵。她把这朵花拿到一个清静无声的房间里去——在这儿，几天以前

还有一个快乐年轻的女儿在蹦蹦跳跳着，但是现在她却僵直地躺在一个黑棺材里，象一个睡着了的大理石象。母亲把这死孩子吻了一下，又把这半开的玫瑰花吻了一下，然后把花儿放在这年轻女孩子的胸膛上，好象这朵花的香气和母亲的吻就可以使得她的心再跳动起来似的。

这朵玫瑰花似乎正在开放。它的每一片花瓣因了一种幸福感而颤抖着，它想："人们现在给了我一种爱情的使命！我好象成了一个人间的孩子，得到了一个母亲的吻和祝福。我将走进一个未知的国度里去，在死者的胸膛上做着梦！无疑地，在我的姊妹之中我要算是最幸运的了！"

在长着这棵玫瑰树的花园里，那个为花锄草的老女人走过来了。她也注意到了这棵树的美；她的双眼凝视着一大朵盛开的花。再有一次露水，再有一天的温暖，它的花瓣就会落了。老女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就觉得，它既然完成了美的任务，它现在也应该有点实际的用处了。因此她就把它摘下来，包在一张报纸里。她把它带回家来，和一些其他没有叶儿的玫瑰花放在一起，成为"混合花"被保存下来；于是它又和一些叫熏衣草的"蓝小孩"混在一起，用盐永远保藏下来！只有玫瑰花和国王才能这样①。

“我是最光荣的！”当锄草的女人拿着它的时候，玫瑰花说。“我是最幸运的！我将被保藏下来！”

有两个年轻人到这花园里来，一个是画家，一个是诗人。他们每人摘下了一朵最好看的玫瑰花。

画家把这朵盛开的玫瑰花画在画布上，弄得这花以为自己正在照着镜子。

“这样一来，”画家说，“它就可以活好几代了。在这期间将不知有几百万朵玫瑰花会萎谢，会死掉了！”

“我是最得宠的！”这玫瑰花说，“我得到了最大的幸福！”

诗人把他的那朵玫瑰看了一下，写了一首歌颂它的诗——歌颂他在这朵玫瑰的每片花瓣上所能读到的神秘：爱的画册——这是一首不朽的诗。

“我跟这首诗永垂不朽了，”玫瑰花说。“我是最幸运的！”

在这一丛美丽的玫瑰花中，有一朵几乎被别的花埋没了。很偶然地，也可能算是很幸运地，这朵花有一个缺点——

---

① 古代的国王，特别是埃及的国王，死后总是用香膏和防腐剂制成木乃伊被保藏下来。

它不能直直地立在它的茎子上，而且它这一边的叶子跟那一边的叶子不相称：在这朵花的正中央长得有一片畸形的小绿叶。这种现象在玫瑰花中也是免不了会发生的！

“可怜的孩子！”风儿说，同时在它的脸上吻了一下。

这朵玫瑰以为这是一种祝贺，一种称赞的表示。它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它的正中心长出一片绿叶，正表现出它的奇特。一双蝴蝶飞到它上面来，吻了它的叶子。这是一个求婚者；它让他飞走了。后来有一只粗暴的大蚱蜢到来了；他四平八稳地坐在另一朵玫瑰花上，同时自作多情地把自己的胫骨擦了几下——这是蚱蜢的表示爱情的一种方式。被他坐着的那朵玫瑰花不懂得这道理；可是这朵与众不同的、有一片小绿叶的玫瑰懂得，因为蚱蜢在看它——他的眼色似乎在说：“我可以爱得把你一口气吃掉！”不管怎么热烈的爱情也超过不了这种程度；爱得被吸收到爱人的身体里去！可是这朵玫瑰倒不愿被吸收到这个蚱蜢的身体里去。

夜莺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唱着。

“这是为我而唱的！”那朵有缺点、或者那朵与众不同的玫瑰花说。“为什么我在各方面都要比我的姊妹们特别一些



呢？为什么我得到了这个特点、使我成为最幸运的花呢？”

两位抽着雪茄烟的绅士走到花园里来。他们谈论着玫瑰花和烟草：据说玫瑰经不起烟熏；它们马上会失掉它们的光彩，变成绿色；这倒值得试一试。他们不愿意试那些最漂亮的玫瑰。他们却要试试这朵有缺点的玫瑰。

“这是一种新的尊荣！”它说，“我真是分外的幸运，非常地幸运！”

于是它在自满和烟雾中变成了绿色。

有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可能是玫瑰树上最漂亮的一朵——在园丁扎得很精致的一个花束里占了一个首要的位置。它被送给这家那个骄傲的年轻主人，它跟他一起乘着马车，作为一朵美丽的花儿，坐在别的花儿和绿叶中间。它参加五光十色的集会：这儿男人和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无数的灯光中射出光彩。音乐奏起来了。这是在照耀得象白昼一般的戏院里面。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一位有名的年轻舞蹈家跳出舞台，一连串的花束，象花的雨点似地向她的脚下抛来。扎得有那朵象珍珠一样美丽的玫瑰花束也落下来了；这朵玫瑰感到说不出的幸运，感到它在向光荣和美丽飞去。当它一接触到舞台面的时候，它就舞起来，跳起来，在舞台上滚。它跌断了它的茎子。它没有到达它所崇拜的那个人手中去，而却滚到幕后去了。道具员把它捡起来，看到它是那么美丽，那么芬芳，只可惜它没有茎子。他把它放在衣袋里。当他晚间回到家来的时候，他就把它放在一个小酒杯里；它在水里浸了一整夜。大清早，它被放到祖母的面前。又老又衰弱的她坐在一个靠椅里，望着这朵美丽的、残破的玫瑰花，非常欣赏它和它的香气。

“是的，你没有走到有钱的、漂亮的小姐桌子旁边去；你倒是到一个穷苦的老太婆身边来了。不过你在我身边就好象一整棵玫瑰花树呢。你是多么可爱啊！”

于是她怀着孩子那么快乐的心情来望着这朵花。当然，她同时也想起了她消逝了很久的那个青春时代。

“窗玻璃上有一个小孔，”风儿说，“我很轻松地钻进去了。我看到了这个老太婆发出青春的光彩的眼睛；我也看到了浸在酒杯里的那朵美丽的、残破的玫瑰花。它是一切花中最幸运的一朵花！我知道这！我敢于这样说！”



花园里玫瑰树上的玫瑰花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每朵玫瑰花相信，同时也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而这种信心也使得它们幸福。不过最后的那朵玫瑰花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

“我比大家活得最久！我是最后的、唯一的、妈妈最喜爱的孩子！”

“而我却是这些孩子的妈妈！”玫瑰篱笆说。

“我是它们的妈妈！”太阳光说。

“我是的，”风儿和天气说。

“每个人都有份！”风儿说，“而且每个人将从它们那里得到自己的一份！”于是风儿就使叶子在篱笆上散开，让露水滴着，让太阳照着。“我也要得到我的一份，”风儿说。“我得到了所有玫瑰花的故事；我将把这些故事在这个广大的世界里传播出去！请告诉我，它们之中谁是最幸运的？是的，你们说呀；我已经说得不少了！”

树　　精

我们旅行去，去看巴黎的展览会。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是一次飞快的旅行，但是并非凭借什么魔力而完成的。我们是凭着蒸汽的力量，乘船或坐火车去的。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童话的时代。

我们现在是在巴黎的中心,在一个大旅馆里面。整个的楼梯上都装饰得有花;所有的梯级上都铺满了柔软的地毯。

我们的房间是很舒服的；阳台的门是朝着一个宽大的广场开着的。春天就住在那上面。它是和我们乘车子同时到来的。它的外表是一株年轻的大栗树，长满了新出的嫩叶子。它的春天的新装是多么美丽啊！它穿得比广场上任何其他的树都漂亮！这些树中有一棵已经不能算是有生命的树了,它直直地倒在地上,连根都拔起来了。在它过去立着的那块地方,这棵新的栗树将会被栽进去,生长起来。

到目前为止，它还是立在一辆沉重的车子里。是这辆

车子今天从许多里以外的乡下把它运进巴黎来的。在这以前，有好几年，它一直是立在一棵大的槲树旁边。一位和善的老牧师常常坐在这棵槲树下，讲故事给那些聚精会神的孩子们听。这棵年轻的栗树也跟着他们一起听。住在它里面的树精那时也还不过是一个孩子。她还记得这树儿童时代的情景。那时它很小，还没有草叶或凤尾草那么高。这些草类可以说是大得不可再大了，但是栗树却在不断地生长，每年总要增大一点。它吸收空气和太阳光，喝着露水和雨点，被大风摇撼和吹打。这是它的教育的一部分。

树精喜欢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太阳光和鸟儿的歌声。不过她最喜欢听人类的声音。她懂得人类的语言，也同样懂得动物的语言。

蝴蝶啦、蜻蜓啦、苍蝇啦——的确，所有能飞的东西都来拜访她。他们到一起就聊天。他们谈论着关于乡村、葡萄园、树林和皇宫——宫里还有一个大花园——这类的事情。这些东西之中还有溪流和水坝。水里也住得有生物，而且这些生物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从这里飞到那里。它们都是有知识、有思想的生物，但是它们不说话，因为它们非常聪明。



曾经钻进水里去过的燕子谈论着美丽的金鱼、肥胖的鲫鱼、粗大的鲈鱼和长得有青苔的老鲤鱼。它把它们描写得非常生动，但是它说:“最好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不过树精怎样能看到这些生物呢？她能看到美丽的风景和忙碌的人间活动——她也只能满足于这些东西了。

这是很美丽的事情。不过最美丽的事情还是听那位老牧师在槲树下谈论法兰西和许多男人和女人的伟大事迹——这些人的名字,任何时代的人一提起来就要表示羡慕。

树精听着关于牧羊女贞德①的事情和关于夏洛·哥

① 贞德(Jeanne d’Arc，1412—1431)是法国的女英雄，曾领导法国人对英国抗战，后来被英国人当做巫婆烧了。

戴①的事情。她听着关于远古时代的事情——从亨利第四世和拿破仑第一世，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和伟大的事迹。她听着许多在人民心里引起共鸣的名字。法兰西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是一块抚育着自由精神的理智的土地。

村里的孩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树精也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象别的孩子一样，也是一个小学生。凡是她所听到的东西，她都能在那些移动着的浮云中看出具体的形象。

白云朵朵的天空就是她的画册。

她觉得住在美丽的法国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她也觉得鸟儿和各种能飞的动物都比她幸运得多。甚至苍蝇都能向周围看得很远，比一个树精的眼界要大得多。

法国是那么广阔和可爱，但是她只能看到它的一个片段。这个国家是一个世界，有葡萄园、树林和大城市。在这些东西之中，巴黎要算是最美丽，最伟大的了。鸟儿可以飞进它里面去，但是她却不能。

这些乡下孩子中有一个小女孩。她穿着一身破烂的衣

---

① 夏洛·哥戴（Charlotte Corday，1768—1793）是法国大革命时一个女战士，于1793年被绞死。

服，非常穷苦，但是她的样子却非常可爱。她不是在笑，就是在唱歌；她喜欢在她的黑发上插一朵红花。

“不要到巴黎去吧！”老牧师说。“可怜的孩子，如果你去，你就会受到损害！”

但是她却去了。

树精常常想念着她。的确，她们俩对这个伟大的城市有同样的要求和渴望。

春天来了；接着就是夏天、秋天和冬天。两年过去了。

树精所住的这棵树第一次开出了栗花。鸟儿在美丽的阳光中喃喃地歌颂这件事情。这时路上有一辆漂亮的马车开过来了。车里坐着一位华贵的太太。她亲自赶着那几匹美丽的快马。一个俊秀的小马车夫坐在她的后面。树精认出了她，那个老牧师也认出了她。牧师摇摇头，惋惜地说：

“你到那儿去！那会带给你损害呀！可怜的玛莉啊！”

“她可怜吗？”树精想。“不，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改变啊！她打扮得象一位公爵夫人！这是因为她到了一个迷人的城市才改变得这样。啊，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到那豪华富贵的环

境中去！当我在夜里向我所知道的这个城市所在的方向望去的时候，我只见它射出光来，把天空的云块都照亮了。”



是的，每天黄昏，每天夜里，树精都向那个方向望。她看见一层充满了光的薄雾，浮在地平线上。但是在月明之夜她就看不见它了；她看不见显示着这城的形象和历史的那些浮云。

孩子喜欢自己的画册；树精喜欢自己的云世界——她的思想之书。

没有云块的、酷热的夏日的天空，对她说来，等于是一本没有字的书。现在一连有好几天她只看到这样的天空。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一连串闷人的日子，没有一点风。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好象是昏睡过去了一样，都垂下了；人也是这样。

后来云块出现了，而且它出现的地方恰恰是夜间光彩的雾气所笼罩着的地方：这是巴黎。

云块升起来了，形成一整串连绵的山脉。它们在空中，在大地上飞驰，树精一眼都望不着边际。

云块凝结成为紫色的庞大石块，一层一层地叠在高空中。闪光从它们中间射出来。“这是上帝的仆人，”老牧师说。接着一道蓝色的、耀眼的光——一道象太阳似的光——出现了。它射穿石块；于是闪电打下来，把这株可敬的老槲树连根劈成两半。它的顶裂开了，它的躯干裂开了；它倒下来，伏在地上，好象是它想要拥抱光的使者似的。

一个王子诞生时向天空和全国所放的炮声，怎样也赶不上这株老槲树死亡时的雷轰。雨水在向下流；一阵清新的和风在吹。暴风雨已经过去了；处处是一片和平的节日景象。村里的人在这株倒下的老槲树周围齐集拢来。那位可尊敬的老牧师说了几句赞美它的话；一位画家把这株树绘下来，留作最后的纪念。

“一切都过去了！”树精说，“象那些云块一样过去了，再也不回来！”

老牧师也不再来了，学校的屋顶也塌下来了，老师的坐

位也没有了，孩子们也不再来了。但是秋天来了，冬天来了，春天也来了。在这些变换的季节中，树精遥遥地向远方望——在那远方，巴黎每夜象一层放光的薄雾似的，在地平线上出现。火车头一架接着一架、车厢一串接着一串，时时刻刻地从巴黎开出来，发出隆隆的吼声。火车在晚间和半夜开行、在早晨和白天开行。世界各国来的人，有的钻进车厢里去，有的从车厢里走出来。一件世界的奇观把他们吸引到巴黎来了。

这是怎样的一种奇观呢？

“一朵艺术和工业的美丽之花，”人们说，“在马尔斯广场的荒土上开出来了。它是一朵庞大的向日葵。它的每片花瓣使我们学习到关于地理和统计的知识，了解到各行师傅的技术，把我们提高到艺术和诗的境地，使我们认识到各个国家的面积和伟大。”

“这是一朵童话之花，”另外有些人说，“一朵多彩的荷花。它把它在初春冒出的绿叶铺在沙土上，象一块天鹅绒的地毯。它在夏天表现出它的一切美丽。秋天的风暴把它连根带叶全部都扫走了。”

军事学校面前是一片平时的战场。这一片土地没有长

草和粮食。它是从非洲沙漠里割下来的一块沙洲。在那个沙漠上，莫甘娜仙女①常常显示出她的奇异的楼阁和悬空的花园。现在这块马尔斯广场显得更美丽，更奇异，因为人类的天才把幻景变成了真实。

“现在正在建筑的是一座近代阿拉丁之宫②，”人们说。“每过一天，每过一点钟，它就显露出更多和更美丽的光彩。”

大理石和各种的色彩把那些无穷尽的大厅装饰得非常漂亮。“没有血液”的巨人在那又圆又大的“机器馆”里动着它的钢铁的四肢。钢铁制成的、石头雕成的和手工织成的艺术品说明了在世界各个国家所搏动着的精神生活。画廊、美丽的花朵、手艺人在他们的工作室里用智慧和双手所创造出来的东西，现在全都在这儿陈列出来了。古代宫殿和沼泽地的遗物现在也在这儿展览出来了。

这个庞大的、丰富多采的展览，不得不复制成为模型，压缩到玩具那么大的体积，好使人们能够看到和了解它的

---

① 据传说，这个仙女的空中楼阁，就是我们肉眼所见的海市蜃楼。

② 阿拉丁是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人物。他有一个神灯，他只须把它擦一下，就可以得到他所希望的东西。因此他所住的宫室非常豪华。

全貌。

马尔斯广场上,象一个巨大的圣诞餐桌一样,就是这个工业和艺术的阿拉丁之宫。宫的周围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展品：每一个民族在这儿都有一件纪念他们的国家的东西。

这儿有埃及的皇宫，这儿有沙漠的旅行商队。这儿有从太阳的国度来的、骑着骆驼走过的贝杜因人①,这儿有养着草原上美丽烈马的俄国马厩。挂着丹麦国旗的、丹麦农民的茅屋，跟达拉尔的古斯达夫。瓦萨时代②的精巧的木雕房子，并排站在一起。美国的木房子、英国的村屋、法国的亭子、清真寺、教堂和戏院都很艺术地在一起陈列了出来。在它们中间有新鲜的绿草地、清亮的溪流,开着花朵的灌木丛、珍奇的树和玻璃房子——你在这里面可以想象你是在热带的树林中。从大马士革运来的整个玫瑰花畦，在屋顶下盛开着的花朵，多么美的色彩！多么芬芳的香气！

人工造的钟乳石岩洞里面有淡水湖和咸水湖；它们代

---

① 这是位在亚洲和非洲之间的一个游牧民族。

② 古斯达夫·瓦萨（Gustav vasa）是瑞典瓦萨王朝(1521—1720)的创始人。达拉尔是瑞典西部的一个地区，这里的人民支持古斯达夫·瓦萨建立这个王朝。

表鱼的世界。人们现在是站在海底,在鱼和珊瑚虫的中间。

人们说,这一切东西现在马尔斯广场都有了,都陈列出来了。整群的人，有的步行,有的坐在小马车里,都在这个丰盛的餐桌上移动，象一大堆忙碌的蚂蚁一样。一般人的腿子是无法支持这种疲劳的参观的。

参观者从大清早一直到黑夜都在不停地到来。装满了客人的轮船，一艘接着一艘地在塞纳河上开过去。车子的数目在不断地增加，步行和骑马的人也在不断地增加。公共马车和电车上都挤满了人。这些人群都向同一个目的地汇聚:巴黎展览会！所有的入口都悬着法国的国旗,展览馆的周围则飘扬着其他国家的国旗。“机器馆”发出隆隆的响声；塔上的钟声奏起和谐的音乐。教堂里有风琴在响；东方的咖啡馆飘出混杂着音乐的粗哽的歌声。这简直象一个巴别人的帝国,一种巴别人的语言①,一种世界的奇观。

一切的确是这个样子——至少关于展览会的报导是这样说的。谁没有这样说过呢？所有这儿一切关于这个世界

---

① 古代的巴别人想建造一座塔通到天上。上帝为了要阻止他们做这件事就使他们的语言混杂起来，使他们无法彼此了解，因而无从协力做完这件工作。“巴别人的语言”形容语言的混杂。事见旧约创世纪第十一章,四至九节。

名城的“新的奇迹”的报导，树精都听到说过。

“你们这些鸟儿啊，飞吧！飞到那儿去看看，然后再回来告诉我吧！”这是树精的祈求。

这种向往扩大成为一个希望——成为生活的一个中心思想。于是在一个静寂的夜里，当满月正在照着的时候，她看到一颗火星从月亮上落下来了。这火星象一颗流星似地发着亮。这时有一个庄严、光芒四射的人形在这树前出现——树枝全在动摇，好象有一阵狂风吹来似的。这人形用一种柔和而强有力的调子，象唤醒人的生命的、催人受审的、末日的号角一样，对她说：

“你将到那个迷人的城市里去，你将在那儿生根，你将会接触到那儿潺潺的流水、空气和阳光。但是你的生命将会缩短。你在这儿旷野中所能享受到的一连串的岁月，将会缩为短短的几个季节。可怜的树精啊，这将会是你的灭亡！你的向往将会不断地增大，你的渴望将会一天一天地变得强烈！这棵树将会成为你的一个监牢。你将会离开你的住处，你将会改变你的性格，你将会飞走，跟人类混在一起。那时你的寿命将会缩短，缩短得只有蜉蝣的半生那么

长——只能活一夜。你的生命的火焰将会熄灭，这树的叶子将会凋零和被吹走，永远再也不回来。”

声音在空中这样响着，引起回音。于是这道强光就消逝了；但是树精的向往和渴望却没有消逝。

“我要到这个世界的名城里去！”她兴高采烈地说。“我的生命开始了。它象密集的云块；谁也不知道它会飘向什么地方去。”

在一个灰色的早晨，当月亮发白、云块变红的时候，她的希望实现的时刻到来了。诺言现在成为了事实。

许多人带着铲子和杠子来了。他们在这树的周围挖，挖得很深，一直挖到根底下。于是一辆马拉的车子开过来了。这树连根带土被抬起来，还包上一块芦席，使它的根能够保持温暖。这样，它就被牢牢地系在车上。它要旅行到巴黎去，在这个法国的首都，世界的名城里长大。

在车子最初开动的一瞬间，这棵栗树的枝叶都颤抖起来。树精在幸福的期待中也颤抖起来。

“去了！去了！”每一次脉搏都发出这样一个声音。“去了！去了！”这是一个震荡、颤抖的回响。树精忘记了对她



的故乡、摇动的草儿和天真的雏菊告别。这些东西一直把她看做是我们上帝花园里的一位贵妇人——一位扮做牧羊女下乡的公主。

栗树坐在车子上，用它的枝子点头表示“再会”和“去了”的意思。树精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她只是梦想着将要在她眼前展开的那些新奇而又熟悉的事物。没有任何充满了天真幸福感的孩子的心，没有任何充满了热情的灵魂，会象她动身到巴黎去时那样，是那么地思绪万端。

“再会!”成为“去了! 去了!”

车轮在不停地转动着;距离缩短了,落在后面。景色在变幻,象云块在变幻一样。新的葡萄园、树林、村庄、别墅和花园出现了, 又消逝了。栗树在向前进,树精也在向前进。火车彼此在旁经过或彼此对开。火车头吐出一层烟云。烟云变成种种的形象, 好象是巴黎的缩影——火车离开了的和树精正在首途前去的巴黎。

她周围的一切知道、同时也必须懂得,她的旅行的目的地。她觉得,她所经过的每一棵树都在向她伸出枝子,同时恳求她说:“把我带去吧! 把我带去吧!”每一株树里面也住着一位怀着渴望心情的树精。

真是变幻莫测! 真是急驶如飞! 房子好象是从地上冒出来的似的, 越冒越多,越聚越密。烟囱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罗列在屋顶上,象许多花盆一样。由一码多长的字母所组成的字, 绘在墙上的图画, 从墙脚一直伸到屋檐, 射出光彩。

“巴黎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 我什么时候才算是到了巴黎呢?”树精问着自己。

人的数目也增加了, 闹声和嘈音也扩大了。车子后面

跟着车子，骑马的人后面跟着步行的人。前后左右全是店铺、音乐、歌声、叫声和讲话声。

坐在树里的树精现在来到了巴黎的中心。

这辆沉重的大马车在一个小广场上停下来。广场上种满了树。它的周围全是些高房子，而且每个窗子都有一个阳台。阳台上的人望着这棵新鲜年轻的栗树。它现在被运进来，而且要栽在这里，来代替那棵连根拔起的、现在倒在地上的老树。广场上的人们，带着微笑和愉快的心情、静静地望着这代表春天的绿色。那些刚刚冒芽的老树，摇动着它们的枝叶，对它致敬："欢迎！欢迎！"喷泉向空中射着水，水又哗啦哗啦地落到它宽广的池里。它现在叫风儿把它的水点吹到这新来的树上，作为一种欢迎的表示。

树精感觉到，她的这株树已经从车子上被抬下来了，而且被栽在它未来的位置上。树根被埋在地里，上面还盖了一层草土。开着花的灌木也象这株树一样被栽下来了；四周还安放了许多盆花。这么着，城市的中央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花园。

那株被煤烟、炊烟和城里一切足以致命的气味所杀死了的、连根拔起的老树，现在被装在马车上拖走了。民众在

旁边观看；小孩子和老年人坐在草地上的凳子上，望着树上的绿叶。至于我们讲这个故事的人呢，我们站在阳台上，俯视着这株从乡下新鲜空气中运来的年轻的树。我们象那个老牧师一样，也很想说一声："可怜的树精啊！"

"我是多么幸福啊！多么幸福啊！"树精说。"但是我却不能了解，也不能解释我的这种情感。一切跟我所盼望的是一样，但也不完全跟我所盼望的是一样！"

周围的房屋都很高，而且很密。只有一面墙上映着阳光。墙上贴满了招贴和广告。人们站在它面前看，而且人越集越多。轻车和重车从旁边开过去。公共马车，象挤满了人的、移动着的房子，也哗啦哗啦地开过去了。骑在马上的人向前驰骋；货车和马车也要求有同样的权利。

树精想：这些挤在一起的高房子，可不可以马上走开，或者变成象天上云块那样的东西浮走，以便让她看看巴黎和巴黎以外的东西呢？她要看看圣母院、万多姆塔和这件一直吸引着许多观众来参观的奇迹。

可是这些房子却一动也不动。

天还没有黑，灯就已经亮起来了。煤气灯光从店铺里和树枝间隐隐地射出来。这跟太阳光很有些相象。星星也

出来了——树精在故乡所看到过的那些同样的星星。她感到一阵清凉的和风从星星上吹来，她有一种高超和健康的感觉。她觉得树里流着一股活力——从树叶一直流到树根的每一个尖端。她觉得她活在人的世界里，人的温和的眼睛在望着她。她的周围是一片闹声和音乐，色彩和光线。

从一条侧街里飘来管乐和手风琴奏的邀舞曲。是的，跳舞吧！跳舞吧！这是叫人欢乐和享受生活的音乐。

这是鼓舞人、马、车子、树和房子跳舞的音乐——如果他们能跳舞的话。树精的心里有一种狂欢的感觉。

“多么幸福啊！多么美啊！”她快乐地高呼着。“我现在是住在巴黎！”

新的日子、新的夜晚和继续到来的新的日子，带来同样的景象，同样的活动和同样的生活——一切在不停地变幻，但同时又都是一样。

“现在我认识这广场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我认识这儿的每一幢房子、每一个阳台和店铺。我被安放在这一个局促的角落里，弄得一点也看不见这个庄严伟大的城市。凯旋门、林荫路和那个世界的奇观在什么地方呢？这些东

西我一点也没有看到！我被关在这些高房子中间，象在一个囚笼里一样。这些房子我现在记得烂熟：这包括它们墙上写的字、招贴、广告和一切画出来的糖果——我对这些东西现在感不到有任何兴趣。我所听到、知道和渴望的那些东西在什么地方呢？我是为了那些东西到这儿来的呀！我把握了、获得了和找到了什么呢？我仍然是象从前那样在渴望着。我已经触觉到了一种生活，我必须把握住它，我必须过这种生活！我必须走进活生生的人群中去。在人群中跳跃，象鸟儿一样飞，观察，体验，做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我宁愿过半天这样的生活，而不愿在沉闷和单调中度过一生——这种生活使我感到腻，感到沉沦，直到最后象草原上的露珠似的消逝了。我要象云块，象生活的阳光一样有光彩，象云块一样能够看见一切东西，象云块一样运行——运行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

这是树精的叹息。这叹息声升到空中，变成一个祈祷：

“请把我一生的岁月拿去吧！我只要求相当于一个蜉蝣的半生的时间！请把我从我的囚笼中释放出来吧！请让我过人的生活吧！哪怕只是一瞬间，只是一夜晚都可以！哪怕我的这种大胆和对生活的渴望会招致惩罚都可以！让我获

得自由吧，哪怕我的这个屋子——这棵新鲜而年轻的树——萎谢、凋零、变成灰烬、被风吹得无影无踪都可以！”



树枝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一种痒酥酥的感觉通过它的每一片叶子，使它颤抖，好象它里面藏有火花，或者要迸出火花似的。一阵狂风在树顶上拂过去；正在这时候，一个女子的形体出现了——这是树精。她坐在煤气灯照着的、长满了绿叶的枝子下面。她是年轻和美丽的，象那个可怜的玛莉一样——人们曾经对这个玛莉说过：“那个大城市将会使你毁灭！”

树精坐在这树的脚下。坐在她屋子的门口——她已经把她的门锁了，而且把钥匙也扔掉了。她是这么年轻，这么美丽！星星看见了她，对她眨着眼睛！煤气灯看见了她，对她微笑，对她招手！她是多么苗条，但同时又是多么健康啊！她是一个孩子，但同时又是一个成年的姑娘。她的衣服象绸子一样柔和，象树顶上的新叶一样碧绿。她的棕色头

发上插着一朵半开的栗树花。她的外貌象春天的女神。

她静静坐了一会儿，于是她就跳起来，用羚羊那种轻快的步子，绕过墙脚就不见了。她跑着，跳着，象一面在太阳光里移动着的镜子所射出的光辉。如果一个人能够仔细地观察一下、看出实际的情况，他将会感到多么奇异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一停下步子，她的衣服和形体的色调，就会随着她所在的地方的特点和射在她身上的灯光的颜色而变换。

她走上了林荫大道。路灯、店铺和咖啡馆所射出的煤气灯光形成一个光的大海。年轻而瘦削的树在这儿成行地立着，各自保护着自己的树精，使她不要受这些人工阳光的损害。无穷尽的人行道，看起来象一个巨大的餐厅：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食品——从香槟酒和荨麻酒一直到咖啡和啤酒。这儿还有花、绘画、雕象、书籍和各种颜色布料的展览。

她从那些高房子下边的人群中，向树下可怕的人潮眺望：急驶的马车，单马拉着的篷车、轿车、公共马车、出租马车，骑马的绅士和前进的军队合起来形成一股浪潮。要想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简直是等于冒生命的危险。一会儿灯光变蓝，一会儿煤气灯发出强烈的闪亮，一会儿火箭向高空

射去：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射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的确，这就是世界名城的大马路！

这儿有柔和的意大利音乐，有响板伴奏着的西班牙歌曲。不过那淹没一切的巨大响声是一个八音盒所奏出的流行音乐——这种刺激人的“康康”音乐①连奥尔菲斯②也不知道，美丽的海伦③简直没有听见过。如果独轮车能够跳舞的话，它恐怕也要在它那个独轮子上跳起舞来了。树精在跳舞，在旋转，在飘荡，象阳光中的蜂鸟④一样在变换着颜色，因为每一幢房子和它的内部都在它身上反射了出来。

象一棵从根拔断了的鲜艳的莲花在顺水飘流一样，树精也被这人潮卷走了。她每到一个地方，就变出一个新的形状；因此谁也没有办法追随她，认出她，甚至眺望她。

一切东西象云块所形成的种种幻象，在她身旁飘过去了，但是哪一个她也不认识：她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来自她故乡的人。她的思想中亮着两颗明亮的眼珠：她想起了玛

---

① 这是 1830 年在巴黎舞场流行的一种音乐。

② 奥尔非斯（Orpheus）是希腊神话中的有名的歌唱家和音乐师。

③ 古希腊神话中一个美人。

④ 蜂鸟（Calibrian）是美洲热带所产的一种燕雀。身体很小，羽毛有光，飞时翅膀发出嗡嗡的声音。



莉——可怜的玛莉！这个黑发上戴着一朵红花的、褴褛的孩子，她现在就在这个豪华富贵的世界名城里，正如她坐在车子里经过牧师的屋子、树精的树和那棵老槲树的时候一样。

是的，她就在这儿——在这儿震人耳鼓的闹声中。可能她刚刚才从停在那儿的一辆漂亮马车里走出来呢。这些华贵的马车都有穿着整齐制服的马夫和穿着丝袜的仆役。车上走下来的全是些服装华丽的贵妇人。她们走进敞着的格子门，走上宽阔的、通向一个有大理石圆柱的建筑物的高梯。可能这就是“世界的奇观”吧？玛莉一定在这儿！

“圣·玛莉亚！”里面有人在唱着圣诗，香烟在高大的、色彩鲜明的、镀金的拱门下缭绕，造成一种阴暗的气氛。

这是玛德兰教堂。

上流社会的贵妇人，穿着最时新的料子所做的黑礼服，在光滑的地板上轻轻地走过。族徽在用天鹅绒精装的祈祷书的银扣子上射出光，也在缀有贵重的布鲁塞尔花边的、芬芳的丝手帕上露出面。有些人在祭坛面前静静地跪着祈祷，有些人在向谶悔室走去。

树精感到一种不安和恐惧，好象她走进了一个她不应该插足的处所似的。这是一个静寂之家，一个秘密的大殿。一切话语都是用低声、或者在沉默的信任中讲出来的。

树精把自己用丝绸和面纱打扮起来，在外表上跟别的富贵女子没有两样。她们每人是不是象她一样，也是“渴望”的产儿呢？

这时空中发出一个痛苦的、深沉的叹息声。这是由谶悔室那个角落来的呢，还是由树精的胸中发出来的？她把面纱拉下一点。她吸了一口教堂的香烟——不是新鲜的空气。这儿不是她渴望的地方。

去吧！去吧！无休无止地飞翔吧！蜉蝣是没有休息的。飞翔就是它的生活！

她又到外面来了；她是在喷泉旁的耀眼的煤气灯下面。

“所有的流水都洗不净在这儿流过的、无辜的鲜血。”

她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许多外国人站在这儿高声地、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在那个神秘的深宫里——树精就是从这里来的——谁也不敢这样谈话。

一块大石板被翻起来了，而且还被竖起来了。她不了解这件事情；她看到通到地底层的一条宽路。人们从明亮的星空,从太阳似的煤气灯光,从一切活跃的生命中走到这条路上来。

“我害怕这情景！”站在这儿的一个女人说。“我不敢走下去！我也不愿意看那儿的奇丽的景象！请陪着我吧！”

“要回去！”男人说。“离开了巴黎而没有看这最希奇的东西——人凭他的天才和意志所创造出来的、近代的真正奇迹！”

“我不愿意走下去,”这是一个回答。

“近代的奇迹！”人们说。树精听到了这话，也懂得它的意思。她的最大的渴望已经达到了目的。伸向巴黎的地底层的入口就在这儿。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事情，但是现在地却听到了，看到许多外国人朝下面走。于是她跟着他

们走。

螺旋形的梯子是铁做的，既宽大，又便利。下面点着一盏灯，更下面一点还有另一盏灯。

这儿有一个迷宫，里面有数不完的大殿和拱形长廊，彼此交叉着。巴黎所有的大街和小巷这儿都可以看得见，好象是站在一个模糊的镜子里一样。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名字；每一幢房子都有一个门牌——它的墙基伸到一条石铺的、空洞的小径上。这条小路沿着一条填满了泥巴的宽运河伸展开去。这上面就是运送清水的引水槽；更上面就悬着网一样的煤气管和电线。远处有许多灯在射出光来，很象这个世界的都市的反影。人们不时可以听到头上有隆隆声；这是桥上开过去的载重车辆。

树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你听到过地下的墓窖吧？比起这个地下的新世界、这个近代的奇迹——这些巴黎的暗沟来，它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树精就在那儿，而不在这个马尔斯广场上的世界展览会里。

她听到惊奇、羡慕和欣赏的欢呼声。

“从这地层的深处，”人们说，“上面成千成万的人获得

他们的健康和长寿！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进步的时代，具有这个时代的一切幸福。”

这是人的意见和言谈，但不是生在这儿和住在这儿的那些生物——耗子——的意见或言谈。它们从一堵旧墙的裂缝里发出吱吱的叫声，非常清楚，连树精都可以听懂。

这是一只很大的公耗子。它的尾巴被咬掉了；它用刺耳的声音把它的情感、痛苦和心里的话都叫出来。它的家族对它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表示支持。

“我讨厌这些声音，这些人的声音，这些毫无意义的话语！是的，这儿很漂亮，有煤气，有煤油！但是我不吃这类的东西！这儿现在变得这么清洁和光明，我们不知怎的，不禁对自己感到羞愧起来。我们唯愿活在蜡烛的时代里！那个时代离开我们并不很远！那是一个浪漫的时代——人们都这样说。”

“你在讲什么话？”树精说。“我从前并没有看见过你。你在讲些什么东西？”

“我在讲那些过去的好日子，”耗子说，“祖父和曾祖母耗子时代的好日子！那时到这地下来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呢。那时的耗子窝比整个的巴黎都好！鼠疫妈妈就住在

这儿。她杀死人，却不杀死耗子。强盗和走私贩子可以在这儿自由呼吸。这儿是许多最有趣的人物的避乱所——我们近时在一般通俗剧场的舞台上所看到的那些人物。我们耗子窝里最浪漫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们这儿现在有了空气和煤油。”

耗子发出这样吱吱的叫声！它反对新时代，称赞鼠疫妈妈那些过去了的日子。

一辆车子停在这儿。这是由飞快的小马拖着的一种敞篷马车。这一对人坐进去，在地下的塞巴斯托波尔大道上奔驰起来。上面就是那有着同样名字的巴黎大马路，挤满了行人。

马车在稀薄的光中消逝了。树精也升到煤气光中和新鲜自由的空气中消逝了。她不是在地下那些交叉的拱形走廊里和窒息的空气中，而是在这儿看见了世界的奇观——她在这短短的一夜生命中所追寻的奇观。它现在滑行过去，发出比一切煤气灯还要强烈的光来——比月亮还要强烈的光来。

是的，一点也不错！她看到它向她致敬，它在她面前射出光来。它闪耀着，象天上的太白星。

她看到一个光亮的门，向一个充满了光和舞曲的小花园开着。人造湖和水池上面静静地亮着五光十色的煤气灯。用弯弯曲曲的彩色锡箔所剪成的水草反射出闪光，同时从它们的花瓣里喷出一尺多高的水来。美丽的垂柳——真正春天的垂柳——垂着它们新鲜的枝条，象一片透明而又能遮面的绿面纱。在这儿的灌木林中烧起了一堆篝火。它的红色火焰照着一座小巧的、半暗的、静寂的花亭。富有媚力的音乐使耳朵震荡，使血液在人的四肢里激动和奔流。

她看到许多美丽的、盛装华服的年轻女人；这些女人脸上露出天真的微笑和青春的欢乐。还有一位叫做玛莉的姑娘；她头上戴着玫瑰花，但是她却没有马车和车夫。她们在这里尽情地狂舞，飞翔，旋转！好象“塔兰得拉舞”①刺激着她们似的，她们跳着，笑着。她们感到说不出地幸福，她们打算拥抱整个的世界。

树精觉得自己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到这狂舞中去了。她的一双小巧的脚穿着一双绸子做的鞋。鞋的颜色是栗色的，

① 这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种土风舞，以动作激烈著称。

跟飘在她的头发和她的赤裸的肩膀之间的那条缎带的颜色完全是一样。她的绿绸衫有许多大折叠，在空中飘荡，但是遮不住她美丽的腿和纤细的脚。这双脚好象是要在她的舞伴的头上绘出神奇的圈子。

难道她是在阿尔米达的魔花园里面吗？这块地方的名字叫什么呢？

外面的煤气灯光中照出这样一个名字：

玛壁尔

音乐的调子、拍掌声、放焰火声、潺潺的水声、开香槟酒声，都混在一起。舞跳得象酒醉似地疯狂。在这一切上面是一轮明月——无疑地它做出了一个怪脸。天空是澄静的，没有一点云。人们似乎可以从玛壁尔一直看到天上。

树精全身感到一种使人疲劳的陶醉，好象吸食鸦片过后的那种昏沉。

她的眼睛在讲话，她的嘴唇在讲话，但是笛子和提琴的声音把她的话语都淹没了。她的舞伴在她的耳边低语，这低语跟康康舞的音乐节奏在一起颤抖。她听不懂这些私语；我们也听不懂这些私语。他把手向她伸过来，抱着她，但她所抱着的却是透明的、充满了煤气的空气。



气流托着树精浮走了，正如风把一片玫瑰花瓣托着一样。她在高空上，在塔顶上，看到一个火焰，一道闪光。一个亮光从她渴望的目的物上射出来，从马尔斯广场的“海市蜃楼”的灯塔上射出来。春天的微风把她吹向这儿；她绕着这塔飞。工人们以为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只蝴蝶在下落，在

死去——因为它来得太早了。

月亮在照着，煤气灯和灯笼在大厅里，在散在各处的“万国馆”里照着，照着那些起伏的青山和人的智慧所创造的巨石——“无血巨人”使瀑布从这上面倾泻下来。海的深处和淡水的深处——鱼儿的天下——都在这儿展览出来了。你可以想象你是在海底——在一个潜水钟里。水从四面八方向这厚玻璃壁压过来。六呎多长的珊瑚虫，柔软和弯曲得象鳝鱼一样，抖着它身上的活刺，正在前后蠕动，同时紧紧地贴着海底。

它旁边有一条庞大的比目鱼：这条鱼舒舒服服地躺着，好象有所思的样子。一只螃蟹象一只巨大的蜘蛛在它身上爬；虾子在它周围不停地飞跃，好象它们是海底的蝴蝶和飞蛾。

淡水里长着许多睡莲、菅茅和灯心草。金鱼象田野里的红色母牛一样，都排成队，把头掉向同一个方向，好让水潮能够流进它们的嘴里。又肥又粗的梭鱼呆呆地睁着它们的大眼睛望着玻璃墙。它们都知道，它们现在是在巴黎展览会里。它们也知道，它们曾经在盛满了水的桶里，作过一

段很艰苦的旅行;它们曾经在铁路上晕过车,正如人在海上晕船一样。它们是来看这展览会的，而它们也就在它们的淡水或咸水缸里看见了；它们看到人群从早到晚不停地流动。世界各国送来了和展览了他们不同的人种，使这些梭鱼和鲫鱼、活泼的鲈鱼和长满青苔的鲤鱼都能看看这些生物和对这些种族表示一点意见。

“他们全是些有鳞的生物!”一条粘糊糊的小鲤鱼说。“他们一天换两三次鳞,而且用他们的嘴发出声音——他们把这叫做‘讲话’。我们可是什么也不换，我们有更容易的办法使我们可以互相了解:把嘴角动一下,或者把眼睛瞪一下就得了！我们有许多地方要比人类高明得多!”

“他们可是学会了游泳,”一条小淡水鱼说。“我是从一个大湖里来的。那儿人类在热天里钻进水里去。这是青蛙教给他们的。他们用后腿推着，用前腿划着。他们支持不了多久。他们倒很想模仿我们呢，但是他们学得一点也不象。可怜的人类啊!”

鱼儿们都瞪着眼睛。它们以为这儿拥挤着的人群仍然是他们在强烈的阳光里所看到的那些人。是的，他们相信这仍然是那些第一次触动了它们的所谓感觉神经的人形。

一条身上长有美丽的条纹和有一个值得羡慕的肥背的小鲫鱼，说它仍然可以看到“人泥”。

“我也看见了，看得非常清楚！”一条黄鲤鱼说。“我清楚地看到一个身材美丽的人形——一个‘高腿的小姐’——随便你怎样叫她吧。她有我们这样的嘴和一双瞪着的眼睛；她后面有两个气球，前面挂着一把伞，身上玎玎珰珰悬着一大堆海草。她很想把这些东西都扔掉，象我们一样地回到自然。她很想在人类所及的范围内，做一条有身份的鲤鱼。”

“那个被拉在鱼钩上的人——那个男人——在做些什么呢？”

“他坐在一个病人的车椅上。他手边有纸、笔和墨水；他把什么都写下来。他在做什么吗？人们把他叫做记者。”

“他仍然坐在车椅上跑来跑去！”一条全身长满了青苔的鲤鱼老小姐说。她的喉咙里塞满了世界的艰难辛苦，因此她的声音有点嘶哑。她曾有一次吞过一个鱼钩，她仍然把它带在喉咙里很有耐心地游来游去。

“一个记者，”她说，“用鱼的语言讲老实话，那就是人类中间的乌贼①！”



鱼儿们都谈出了自己的一套意见。不过在这人造的水晶洞里响起了一片槌子声和工人的歌声。这些工人不得不在夜里做工，好使一切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他们的歌声在树精的仲夏夜里发出回响——她站在那儿，打算飞翔和消逝。

“这都是金鱼！”她说，同时对它们点点头。“我总算看到你们了！我认识你们！我早就认识你们！燕子在我家里讲过你们的故事。你们是多么美，多么辉煌，多么可爱啊！我可以把你们每一位都吻一下！我也认识别的鱼！这个一

① 乌贼的原文是 Blaeksprutte，这是个复合字，是由 Blaek 和 Sprutte 两字合成的，有双关意义。照字面讲，是“吐墨水的人”，即“黑良心的造谣者”的意思。

定是肥胖的梭鱼,那个一定是美丽的鲫鱼,这儿一定是长满了青苔的老鲤鱼！我认识你们,但是你们却不认识我！”

鱼儿呆呆地望着，一个字也听不懂。它们向那稀薄的微光望着。

树精已经不在那儿了。她已经来到外面。从各国运来的“奇花”在这儿发出新鲜的香气——从黑面包的国度来的，从鳕鱼的海岸来的,从产皮革的俄罗斯来的,从德国出产柯龙香水的河岸来的,从产玫瑰花精的东方国度里来的。

晚间的舞会结束以后，我们在半睡的状态中乘着车子回来了。音乐仍然清晰地在我们的耳朵里发出回音；我们仍然可以听见每一个调子；我们可以把它哼出来。一个被谋害者的眼睛可以把最后一刹那间所看到的东西保留一段时间;同样,白天熙熙攘攘的景象和光彩,也映在夜的眼里。这既不能被吸收,也不能被磨灭。树精感觉到了这一点。她知道，明天的一切情形仍然会这样。

树精站在芬芳的玫瑰花中间。她觉得她在故乡就认识这些花儿。这是御花园和牧师花园里的花。她在这儿还看

见了鲜红的石榴花——玛莉曾经在她炭一样黑的头发上戴过这样一朵花。

她心中闪过一段回忆——一段在乡下老家所度过的儿时的回忆。她的热望的眼睛把周围的景色望了一下，她感到一种迫切不安的心情。这种心情驱使她走过那些奇丽的大厦。

她感到疲倦。这种疲倦的感觉在不停地增长。她很想在那些铺着的垫子和地毯上躺下来，或者在清亮的水上浮沉——象垂柳的枝条一样。

但是蜉蝣是没有办法休息的。在几分钟以内，这一天就完了。

她的思想颤抖起来，她的肢体也颤抖起来。她躺到潺潺流水旁边的草上。

“你带着永恒的生命从土地里流出来！”她说，“请你使我的舌头感到清凉，请你给我一点提神药吧！”

“我并不是一条活泉水！”泉水说。“我是靠机器的力量流动的！”

“绿草啊，请把你的新鲜气氛赠一点给我吧！”树精要

求说。“请给我一朵芬芳的花吧！”

“如果我们被折断了，我们就会死亡！”草和花儿一起说。

“清凉的微风啊，请你吻我吧！我只要一个生命的吻！”

“太阳马上就会把云块吻得绯红！”风儿说。“那时你就会走进死人群中去，消逝了，正如一切光荣在这一年没有结束以前就会消逝一样。那时我就又可以跟广场上那些轻微的散沙玩耍，吹起地上的尘土，吹到空气中去——尘土，遍地都是尘土！”

树精感到一阵恐怖。她象一个正在洗浴的女人，把动脉管划开了，不停地流着血，而当她流得正要死的时候，她却仍然希望活下去。她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最后在一个小教堂面前又倒下来了。门是开着的，祭坛上燃着蜡烛，风琴奏出音乐。

多美的音乐啊！树精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调子，但她在这些调子中似乎听见了熟识的声音。这声音是从一切造物的心深处发出来的。她觉得她听见了老槲树的萧萧声；她觉得她听到了老牧师在谈论着一些伟大的事迹、驰名的名字，谈论着上帝的造物可以而且能够对未来作些什么贡献，以求自己获得永恒的生命。

风琴的调子在空中盘旋着，用歌声说出这样的话：

“上帝给你一块地方生下根，但你的要求和渴望却使你拔去了你的根。可怜的树精啊，这促使你灭亡！”

柔和的风琴声好象是在哭泣，好象是在空气中消逝了。

天上露出红云。风儿在呼啸和歌唱：“死者啊，走开吧，太阳出来了呀！”

头一道阳光射在树精的身上。她的形体照出五光十色



的光彩,象一个肥皂泡在破裂、在消逝、在变成一滴水、一滴眼泪——一落到地上就消逝了的眼泪。

可怜的树精啊！一滴露水，一滴眼泪——一流出来就不见了!

太阳照在马尔斯广场的“海市蜃楼”上，照在伟大的巴黎上空,照在有许多树和一个小喷泉的小方场上,照在许多高大的房屋上——这些房屋旁边长着一棵栗树。这树的枝子垂下来了，叶子也枯萎了,但是昨日它还是生气勃勃,象一个春天。大家说它现在已经死了。树精已经离开了，象云块似地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

地上躺着一朵萎谢了的、残破的栗树花。教堂里的圣水没有力量使它恢复生命。人类的脚不一会儿就把它踩进尘土。

这一切都是发生过和经验过的事情。

我们亲眼看见过这些事情，在一八六七年的巴黎展览会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伟大的、奇异的、童话的时代里看见过这些事情。



家禽格丽德的一家

家禽格丽德是住在那座漂亮的新房子里唯一的人。这是田庄上专门为鸡鸭而建筑的一座房子。它位于一个古老的骑士堡寨旁边。堡寨有塔、锯齿形的山形墙、壕沟和吊桥。邻近是一片荒凉的树林和灌木林。这儿曾经有一个花园。它一直伸展到一个大湖旁边——这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块沼地。白嘴鸦、乌鸦和穴乌在这些老树上飞翔和狂叫——简直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它

们的数目从不减少；虽然常常有人在打它们，它们倒老是在增多起来。住在鸡屋里的人都能够听到它们的声音。家禽格丽德就坐在鸡屋里；许多小鸭在她的木鞋上跑来跑去。每只鸡，每只鸭子，从蛋壳里爬出来的那天起，她统统都认识。她对于这些鸡和鸭都感到骄傲，对于专为它们建造的这座房子也感到骄傲。

她自己的那个小房间也是清洁整齐的。这个房子的女主人也希望它是这样。她常常带些贵客到这儿来，把这座



她所谓的“鸡鸭的营房”指给他们看。

这儿有一个衣橱和安乐椅，甚至还有一个碗柜。柜子上有一个擦得很亮的黄铜盘子，上面刻着“格鲁布”这几个字。这是一位曾经在这儿住过的老贵族的族名。这个黄铜盘子是人们在这儿掘土时发现的。乡里的牧师说，它除了作为古时的一个纪念物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价值。这块地方及其历史，牧师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从书本子上学到许多东西，而且他的抽屉里还存有一大堆手稿呢。因此他对于古时的知识非常丰富。不过最老的乌鸦可能比他知道得还多，而且还能用它们自己的语言讲出来。当然这是乌鸦的语言；不管牧师怎样聪明，他是听不懂的。

每当一个炎热的夏日过去以后，沼地就会冒出许多蒸汽，因此在那些许多白嘴鸦、乌鸦和穴乌飞翔的地方——在那些古树面前——就好象有一个湖出现。这种情形，在骑士格鲁布还住在这儿的时候，当那座有很厚的红墙的公馆还存在的时候，就一直没有改变过。在那个时候，狗的链子很长，可以一直拖到大门口。要走进通到各个房间的石铺走廊，人们得先从塔上走下去。窗子是很小的，窗玻璃很窄，即使那些经常开舞会的大厅也是这样。不过当格鲁布

的最后一代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却记不起过去那些曾经举行过的舞会了。然而这儿却留下一个铜鼓；人们曾把它当做乐器使过。这儿还有一个刻有许多精致花纹的碗柜；它里面藏有许多稀有的花根——因为格鲁布夫人喜欢弄园艺，栽种树木和植物。她的丈夫喜欢骑着马到外面去射狼和野猪，而且他的小女儿总是跟着他一道去的。当她还不过只有五岁的时候,她就骄傲地骑在马上,用她的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向四面望。她最喜欢在猎犬群中响着鞭子。但是爸爸却希望她能在那些跑来参观主人的农奴孩子的头上响着鞭子。

在这座公馆近邻的一个土屋里住着一个农夫；他有一个名叫苏伦的儿子。这孩子的年龄跟这位小贵族姑娘差不多。他会爬树；他常常爬上去为她取下雀窠。鸟儿拼命地大叫;有一只最大的鸟儿还啄了他的一只眼睛,弄得血流满脸。大家都以为这只眼睛会瞎的，事实上它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伤。

玛莉 · 格鲁布把他称为她的苏伦。这是一件极大的恩宠;对于他可怜的父亲约恩说来,这要算是一件幸事。他有一天犯了一个错误，应该受到骑木马的惩罚。木马就在院

子里,它有四根柱子作为腿,一条窄狭的木板作为背。约恩得张开双腿骑着,脚上还绑着几块重砖,使他骑得并不太舒服。他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苏伦哭起来,哀求小玛莉帮助一下。她马上就叫人把苏伦的父亲解下来。当人们不听她话的时候,她就在石铺地上跺脚,扯着爸爸上衣的袖子,一直到把它扯破为止。她要怎样就怎样,而且总是达到目的的。苏伦的父亲被解下来了。

格鲁布夫人走过来,把小女儿的头发摸抚了一下,同时还温和地望了她一眼。玛莉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

她愿意跟猎犬在一道,而不愿意跟妈妈到花园里去。妈妈一直走到湖边;这儿睡莲和芦苇都开满了花。香蒲和灯心草在芦苇丛中摇动。她望着这一片丰茂新鲜的植物,不禁说:“多么可爱啊!”花园里有一棵珍贵的树,是她亲手栽的。它名叫“红山毛榉”。它是树中的“黑人”,因为它的叶子是深棕色的。它必须有强烈的太阳光照着,否则在常荫的地方它会象别的树一样变成绿色,而失去它的特点。在那些高大的栗树里面,正如在那些灌木林和草地上一样,许多雀子做了窠。这些雀子似乎知道,它们在这儿可以得到保护,因为谁也不敢在这儿放一枪。

小小的玛莉跟苏伦一块到这儿来。我们已经知道，他会爬树，他会取下鸟蛋和捉下刚刚长毛的小鸟。鸟儿在惊惶和恐怖中飞着，大大小小的都在飞！田畈上的田凫，大树上的白嘴鸦，乌鸦和穴乌，都在狂叫。这种叫声跟它们现代子孙的叫声完全没有两样。

“孩子，你们在做什么呀？”这位贤淑的太太说。“干这种事是罪过呀！”

苏伦感到非常难为情，甚至这位高贵的小姑娘也感到不好意思。不过她简单而阴沉地说：“爸爸叫我这样做的！”

“离开吧！离开吧！”那些大黑鸟儿说，同时也离开了。但是第二天它们又回来了，因为这儿就是它们的家。

但是那位安静温柔的太太在这儿没有住多久。我们的上帝把她召去了；和他在一起，要比住在这个公馆里舒服得多。当她的尸体被运进教堂里去的时候，教堂的钟就庄严地鸣起来了。许多穷人的眼睛都湿润了，因为她待他们非常好。

自从她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有谁管她种的那些植物了。这个花园变得荒凉了。

人们说格鲁布老爷是一个厉害的人，但是他的女儿虽

然年轻,却能够驾御他。他见了她只有笑,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她现在已经有十二岁了，身体很结实。她那双大黑眼睛老是盯着人。她骑在马上象一个男人，她放起枪来象一个有经验的射手。

有一天，附近来了两个了不起的客人——非常高贵的客人：年轻的国王和他的异父兄弟兼密友乌尔里克·佛列得里克·古尔登罗夫。他们要在这儿猎取野猪，还要在格鲁布老爷的公馆里住留一昼夜。



古尔登罗夫吃饭的时候坐在玛莉·格鲁布的旁边。他搂着她的脖子,和她亲了一吻,好象他们是一家人似的。但是她却在他嘴上打了一巴掌,同时说她不能饶恕他。这使得大家哄堂大笑,好象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似的。

事情也可能是如此,因为五年以后,当玛莉满了十七岁的时候,有一个信使送一封信来。古尔登罗夫向这位年轻的小姐求婚。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他是王国里一个最华贵和潇洒的人!”格鲁布说。“可不要瞧不起这件事情啊。”

“我对他不感到兴趣!”玛莉·格鲁布说,不过她并不拒绝这国家的一位最华贵、经常坐在国王旁边的人。

她把银器、毛织品和棉织品装上了船,向哥本哈根运去。她自己则在陆地上旅行了十天。装着这些嫁妆的船不是遇着逆风,就完全遇不见一点儿风。四个月过去了,东西还没有到。当东西到来的时候,古尔登罗夫夫人已经不在那儿了。

“我宁愿睡在麻袋上,而不愿躺在他铺着绸缎的床上!”她说。“我宁愿打着赤脚走路而不愿跟他一起坐着马车!”

在十一月一个很晚的夜里,有两个女人骑着马到奥湖

斯镇上来了。这就是古尔登罗夫的夫人玛莉·格鲁布和她的使女。她们是从维勒来的——她们乘船到那儿去的。她坐车子到格鲁布老爷的石建的邸宅里去。他对客人的来访并不感到高兴。她听到了一些不客气的话语，但是她却得到了一个睡觉的房间。她的早餐吃得很好，但是所听到的话却不可爱。父亲对她发了怪脾气；她对这一点也不习惯。她并不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既然有人有意见，当然她也应该作出回答。她的确也作了回答；她谈起她的丈夫，语气中充满了怨恨的情绪。她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对这种人说来，她是太纯洁和正当了。

一年过去了，但是这一年过得并不愉快。父女之间的言语都不好——这本是不应该有的事情。恶毒的话语结出恶毒的果实。这情形最后会有一个什么结局呢？

“我们两人不能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生活下去，”有一天父亲说。“请你离开此地，到我们的老农庄里去吧。不过我希望你最好把你的舌头咬掉，而不要散布谎言！”

两人就这样分开了。她带着她的使女到那个老农庄里来——她就是在这儿出生和长大起来的，那位温存而虔诚的太太——她的母亲——就躺在这儿教堂的墓窖里。屋子

里住着一个老牧人，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了。房间里挂着蜘蛛网,灰尘使它们显得阴沉。花园里长着一片荒草。在树和灌木林之间,蛇麻和爬藤密密层层地交织在一起。毒胡萝卜和荨麻长得又大又粗。“红山毛榉”被别的植物盖住了，见不到一点阳光。它的叶子象一般的树一样，也是绿的;它的光荣已经都消逝了。白嘴鸦、乌鸦和穴乌密密麻麻地在那些高大的栗树上飞。它们叫着号着，好象它们有重要的消息要互相报告似的：现在她又来了——曾经叫人偷它们的蛋和孩子的那个小女孩又来了。至于那个亲自下手偷东西的贼子，他现在则爬着一株没有叶子的树——坐在高大的船桅上。如果他不老实的话，船索就会结结实实地打到他的身上。

牧师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把这整个的故事叙述了出来。他从书籍和信扎中把这些事情收集拢来。它们现在和一大堆手稿一道藏在桌子的抽屉里。

“世事就是这样起伏不平的！”他说，“听听是蛮好玩的！”

我们现在就要听听玛莉·格鲁布的事情，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坐在那个漂亮鸡屋里的、现代的家禽格丽德。玛莉·

格鲁布是过去时代的人，她跟我们的老家禽格丽德在精神上是不同的。

冬天过去了,春天和夏天过去了;秋天带着风暴和又冷又潮的海雾到来了。这个农庄里的生活是寂寞和单调的。

因此玛莉·格鲁布拿起她的枪，跑到荒地上去打野兔和狐狸以及她所遇见的任何雀鸟。她不止一次遇见诺列贝克的贵族巴列·杜尔。他也是带着枪和猎犬在打猎。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夸耀这一点。他很可以跟富恩岛上爱格斯柯夫的已故的布洛根胡斯大爷比一比，因为这人的气力也是远近驰名的。巴列·杜尔也模仿他，在自己的大门上挂一条系着打猎号角的铁链子。他一回家来就拉着铁链子,连人带马从地上立起来,吹起这个号角。

“玛莉夫人，请您自己去看看吧!”他说,“诺列贝克现在吹起了新鲜的风呀!”

她究竟什么时候到他的公馆里来的，没有人把这记载下来。不过人们在诺列贝克教堂的蜡烛台上可以读到,这东西是诺列贝克公馆的巴列·杜尔和玛莉·格鲁布赠送的。

巴列·杜尔有结实的身材。他喝起酒来象一块吸水的

海绵,是一个永远盛不满的桶。他打起鼾来象一窠猪。他的脸是又红又肿。

“他象猪一样粗笨!”巴列·杜尔夫人——格鲁布的女儿——说。

她很快就对这种生活厌烦起来，但这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

有一天餐桌已经铺好了，菜也凉了。巴列·杜尔正在猎取狐狸,而夫人也不见了。巴列·杜尔到了半夜才回来,但杜尔夫人半夜既没有回来，天明时也没有回来。她不喜欢诺列贝克,因此她既不招呼,也不告辞,就骑着马走了。

天气是阴沉而潮湿的。风吹得很冷。一群惊叫的黑鸟从她头上飞过去——它们并不是象她那样无家可归的。

她先向南方走去，接近德国的边界。她拿几个金戒指和几颗宝石换了一点钱,于是她又向东走,接着她又回转到西边来。她没有一个什么目的地。她的心情非常坏，对什么人都生气，连对善良的上帝都是这样。不久她的身体也坏下来,她几乎连脚都移不动了。当她倒在草丛上,田凫从那里飞出来。这鸟儿象平时一样尖声地叫着:“你这个贼子！你这个贼子!”她从来没有偷过邻人的东西，但是她小



时候曾经叫人为她取过树上和草丛里的鸟蛋和小雀子。她现在想起了这件事情。

她从她躺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海滩上的沙丘。那儿有渔人住着,但是她却没有气力走过去,因为她已经病了。白色的大海鸥在她头上飞,并且在狂叫,象在她家里花园上空飞的白嘴鸦、乌鸦和穴乌一样。鸟儿在她上面飞得很低,后来她把它们想象成为漆黑的东西,但这时她面前也已经是一片黑夜了。

当她再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她已经被人扶起来了。一个粗壮的男子已经把她托在怀中。她向他满脸胡子的面上望去:他有一只眼上长了一个疤,因此他的眉毛好象是分成

了两半。可怜的她——他把她抱到船上去。船长对他这种行为结结实实地责备了一番。

第二天船就开了。玛莉·格鲁布并没有上岸；她跟船一起走了。但是她会不会一定回来呢？会的，但是在什么时候呢，怎样回来呢？

牧师也可以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讲出来，而且这也不是他编造的一个故事。这整个奇怪的故事，他是从一本可靠的旧书里得来的。我们可以把它取出来亲自读一下。

丹麦的历史学家路得维格·荷尔堡写了许多值得读的书和有趣的剧本；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时代和人



民。他在他的信件中提到过玛莉·格鲁布和他在什么地方和怎样遇见她。这是值得一听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家禽格丽德。她坐在那个漂亮的鸡屋里,感到那么愉快和舒服。

船带着玛莉·格鲁布开走了。我们讲到此地为止。

许多年、许多年过去了。

鼠疫在哥本哈根流行着。这是一七一一年的事情。丹麦的皇后回到她德国的娘家去；国王离开这王国的首都。任何人,只要有机会,都赶快走开。甚至那些得到膳宿免费的学生，也在想办法离开这个城市。他们之中有一位——最后的一位——还住在勒根生附近的所谓波尔其专科学校里。他现在也要走了。这是清晨两点钟的事情。他背着一个背包动身——里面装的书籍和稿纸要比衣服多得多。

城上复着一层粘湿的浓雾。他所走过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许多门上都画着十字,表明屋里不是有鼠疫,就是人死光了。在那条弯弯曲曲的、比较宽阔的屠夫街上——那时从圆塔通到王宫的那条街就叫这个名字——也看不见一个人。一辆货车正在旁边经过。车夫挥着鞭子,马儿连奔带跳地驰着。车上装着的全是尸体。这位年轻的学生把双手蒙在脸上,闻着他放在一个铜匣子里吸有强烈酒精的一块海绵。

从街上一个酒馆里飘来一阵嘈杂的歌声和不愉快的笑声。这是通夜喝酒的那些人发出来的。他们想要忘记这种现实:鼠疫就站在他们门口,而且还想要送他们到货车上去陪伴那些尸体呢。这位学生向御河桥那个方向走去。这儿停着一两条小船。其中有一条正要起锚，打算离开这个鼠疫流行的城市。

“假如上帝要保留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又遇见顺风的话，我们就向法尔斯特附近的格龙松得开去,”船长说，同时问这位想一同去的学生叫什么名字。

“路得维格·荷尔堡,”学生说。那时这个名字跟别的名字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现在它却是丹麦的一个最骄傲的名字。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不知名的青年学生罢了。

船在王宫旁边开过去了。当它来到大海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一阵轻微的风吹起来了。帆鼓了起来，这位青年学生面对着风坐着,同时也慢慢地睡过去了,而这并不是一件太聪明的事情。

第三天早晨，船已经停在法尔斯特面前了。

“你能不能介绍这里一个什么人给我,使我可以住得经济一点?”荷尔堡问船长。

“我想你最好跟波尔胡斯的那个摆渡的女人住在一起，”他说。“如果你想客气一点，你可以把她称为苏伦·苏伦生·莫勒尔妈妈！不过，如果你对她太客气了，她很可能变得非常粗暴的！她的丈夫因为犯罪已经被关起来了。她亲自撑那条渡船。她的拳头可不小呢！”

学生提起背包，径直向摆渡人的屋子走去。门并没有锁。他把门闩一掀，就走进一个铺有方砖地的房间里去。这里最主要的家具是一条包了皮的板凳。凳子上系着一只白母鸡，旁边围着一群小鸡。它们把一碗水踩翻了，弄得水流到一地。这里什么人也没有，隔壁房子里也没有人，只有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婴孩。渡船开回的时候，里面只装着一个人——是男是女还不大容易说。这人穿着一件宽大的大衣，头上还带着一顶象兜囊的帽子。渡船靠岸了。

从船上下来的是一个女人；她走进这房间里来。当她直起腰来的时候，外表显得很堂皇，在她乌黑的眉毛下面有一对骄傲的眼睛。这就是那个摆渡的女人苏伦妈妈。白嘴鸦、乌鸦和穴乌愿意为她取另外一个名字，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她。

她老是显出一种不快的神情，而且似乎不大喜欢讲话。

不过她总算讲了足够的话语，得出一个结论：她答应在哥本哈根的情况没有好转以前，让这学生和她长期住下去，并且可以搭伙食。

经常有一两个正直的公民从附近村镇里来拜访这个渡口的房子。刀具制造匠佛兰得和收税人西魏尔特常常来。他们在这渡口的房子里喝一杯啤酒，同时和这学生聊聊闲天。学生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懂得他的所谓“本行”——他能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同时懂得许多深奥的东西。

“一个人懂得的东西越少，他的负担就越小，”苏伦妈妈说。

“你的生活真够辛苦！”荷尔堡有一天说。这时她正用咸水洗衣服，同时她还要把一个树根劈碎，当做柴烧。

“这不关你的事！”她回答说。

“你从小就要这样辛苦操作吗？”

“你可以从我的手上看出来！”她说，同时把她一双细小而坚硬的、指甲都磨光了的手伸出来。“你有学问，可以看得出来。”

在圣诞节的时候，雪花开始狂暴地飞舞起来。寒气袭来了；风吹得很厉害，好象它带有硫酸，要把人的脸孔洗一



番似的。苏伦妈妈一点也不在乎。她把她的大衣裹在身上，把帽子拉得很低。一到下午，屋子里很早就黑了。她在火上加了些木柴和泥炭，于是她就坐下来补她的袜子——这件工作没有别人可做。在晚上她和这个学生讲的话比白天要多一些：她谈论着关于她丈夫的事情。

“他在无意中打死了得拉格尔的一个船主；因了这件事他得带着链子在霍尔门做三年苦工。他是一个普通的水手，因此法律对他必须执行它的任务。”

“法律对于位置高的人也同样发生效力，”荷尔堡说。

“你以为是这样吗？”苏伦妈妈说，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火炉里的火。不过她马上又开始了：“你听到过开·路克的故事吗？他叫人拆毁了一个教堂。牧师马德斯在讲台上对于这件事大为不满，于是他就叫人用链子把马德斯套起来，同时组织一个法庭，判了他砍头的罪——而且马上就执行了。这并不是意外，但开·路克却逍遥法外！”

“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他有权这样办！”荷尔堡说。“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时代了！”

“你只有叫傻子相信这话！”苏伦妈妈说。

她站起来，向里屋走去。她的孩子“小丫头”就睡在里面。她拍了她几下，又把她盖好。然后她就替这位学生铺好床。他有皮褥子，但他比她还怕冷，虽然他是在挪威出生的。

新年的早晨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时节。冰冻一直没有融解，而且仍然冻得很厉害；积雪都冻硬了，人们可以在它上面走路。镇上做礼拜的钟敲起来了。学生荷尔堡穿上他的毛大衣，向城里走去。

白嘴鸦、乌鸦和穴乌在摆渡人的房子上乱飞乱叫；他们的声音弄得人几乎听不见钟声。苏伦妈妈站在门外，用她的黄铜壶盛满了雪，因为她要在火上融化出一点饮水来。她

抬头把这群鸟儿望了一下，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学生荷尔堡走进教堂里去。他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要经过城门旁边收税人西魏尔特的房子。他被请进去喝了一杯带糖浆和姜汁的热啤酒。他们在谈话中提到了苏伦妈妈，不过收税人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并不太多；的确也没有很多人知道。他说，她并不是法尔斯特的人；她有个时候曾经拥有一点财产；她的男人是一个普通水手，脾气很坏，曾经把得拉格尔的船长打死了。

“他喜欢打自己的老婆，但是她仍然卫护他！”

“这种待遇我可受不了！”收税人的妻子说。“我也是出身于上流人家的呀：我的父亲是皇家的织袜人！”

“因此你才跟一个政府的官吏结婚，”荷尔堡说，同时对她和收税人行了一个礼。

这是“神圣三王节”①之夜。苏伦妈妈为荷尔堡点起一根“三王烛”——这也就是说，她自己做的三根牛油烛。

“每个人敬一根蜡烛！”荷尔堡说。

---

① 神圣三王节（Helligtrekonger Aften）是圣诞节第十二天的一个节日。在这一天东方的三个圣者——美尔却（Melchior）、加斯巴尔（Gaspar）和巴尔达札尔（Balthazar）特来送礼物给新生的耶稣。



“每个人？”这女人说，同时把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东方的每一个圣者！”荷尔堡说。

“原来是这个意思！”她说。于是她就沉默了很久。

不过在这“神圣三王节”的晚上，关于她的事情，他知道得比以前多一点。

“你对于你所嫁的这个人怀着一颗感情浓厚的心，”荷尔堡说；“但是人们却说，他没有一天对你好过。”

“这是我自己的事，跟谁也没有关系！”她回答说。“在

我小的时候，他的拳头可能对我有好处。现在我无疑地是因为有罪才挨打！我知道，他曾经是对我多么好过。”于是她站起来。“当我躺在荒地上病倒的时候，谁也不愿意来理我——大概只有白嘴鸦和乌鸦来啄我,他把我抱在怀里。他因为带着象我这样一件东西到船上去,还受到了责骂呢。我是不大生病的,因此我很快就好了。每个人有自己的脾气,苏伦也有他自己的脾气；一个人不能凭头络来判断一匹马呀！比起国王的那些所谓最豪华和最高贵的臣民来,我跟他生活在一起要舒服得多。我曾经和国王的异父兄弟古尔登罗夫总督结过婚。后来我又嫁给巴列·杜尔！都是半斤八两，各人有各人的一套,我也有我的一套。说来话长,不过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于是她走出了这个房间。

她就是玛莉·格鲁布！她的命运之球沿着那么一条奇怪的路在滚动。她没有能活下去再看更多的“神圣三王节”。荷尔堡曾经记载过，她死于一七一六年七月。但有一件事情他却没有记载,因为他不知道:当苏伦妈妈——大家这样叫她——的尸体躺在波尔胡斯的时候，有许多庞大的黑鸟在这地方的上空盘旋。它们都没有叫，好象它们知道葬礼

应该是在沉寂中举行似的。

等她被埋到地底下去了以后，这些鸟儿就不见了。不过在这同一天晚上，在尤兰的那个老农庄的上空，有一大堆白嘴鸦、乌鸦和穴乌出现。它们在一起大叫，好象它们有什么事情要宣布似的：也许就是关于那个常常取它们的蛋和小鸟的农家孩子——他得到了王岛铁勋章①——和那位高贵的妇人吧。这个妇人作为一个摆渡的女人在格龙松得结束了她的一生。

“呱！呱！”它们叫着。

当那座老公馆被拆掉了的时候，它们整个家族也都是这样叫着。

“它们仍然在吗，虽然已经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叫了！”牧师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这个家族已经灭亡了，公馆已经拆除了。在它的原址上现在是那座漂亮的鸡屋——它有镀金的风信鸡和家禽格丽德。她对于这座漂亮的住屋感到非常满意。如果她没有到这儿来，她一定就会到济贫院里去了。”

---

① 王岛铁勋章（Hosebaand af Jern paa Kongens Holm）是爵士最高的勋章。

鸽子在她头上咕咕地叫，吐绶鸡在她周围咯咯地叫，鸭子在嘎嘎地叫。

“谁也不认识她！”它们说，“她没有什么亲戚。因为人家可怜她，她才能住在这儿。她既没有鸭父亲，也没有鸡母亲，更没有后代！”

但是她仍然有亲族，虽然她自己不知道。牧师虽然在抽屉里保存着许多稿件，他也不知道。不过有一只老乌鸦却知道，而且也讲出来了。它从它的妈妈和祖母那里听到关于家禽格丽德的母亲和祖母的故事——她的祖母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她小时候在吊桥上走过的时候，总是骄傲地向周围望一眼，好象整个的世界和所有的雀窠都是属于她的。我们在沙丘的荒地上看到过她，最后一次是在波尔胡斯看到过她。这家族的最后一人——孙女回来了，回到那个老公馆原来的所在地来了。野鸟在这儿狂叫，但是她却安然地坐在这些驯良的家禽中间——她认识它们，它们也认识地。家禽格丽德再也没有什么要求。她很愿意死去，而且是那么老，也可以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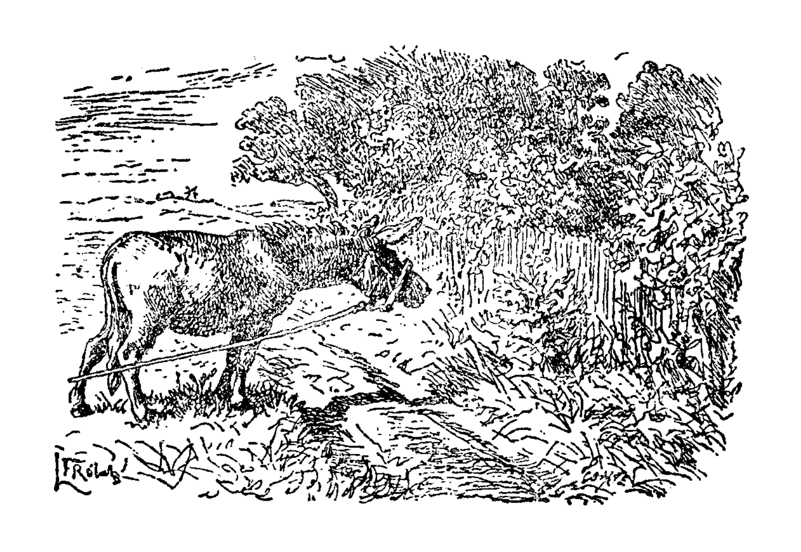
“坟墓啊！坟墓啊①！”乌鸦叫着。

家禽格丽德也得到了一座很好的坟墓，而这座坟墓除

了这只老乌鸦——如果它还没有死的话——以外，谁也不知道。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古老的公馆，这个老家族和整个家禽格丽德一家的故事了。

① 原文是“Grav! Grav!”这有双关的意思：照字音则是模仿乌鸦叫的声音；照字义则是“坟墓’的意思。



蓟的遭遇

在一幢华贵的公馆旁边有一个美丽整齐的花园，里面有许多珍贵的树木和花草。公馆里的客人们对于这些东西都表示羡慕。附近城里和乡下的村民在星期日和节日都特别来要求参观这个花园。甚至于所有的学校也都来参观。

在花园外面，在一条田野小径旁的栅栏附近，长着一棵很大的蓟。它的根还分出许多枝椏来，因此它可以说是一个蓟丛。除了一只拖牛奶车的老驴子以外，谁也不理它。驴

子把脖子伸向蓟这边来，说：“你真可爱！我几乎想吃掉你！”但是它的脖子不够长，没法吃到。

公馆里的客人很多——有从京城里来的高贵的客人，有年轻漂亮的小姐。在这些人之中有一个来自远方的姑娘。她是从苏格兰来的，出身很高贵，拥有许多田地和金钱。她是一个值得争取的新嫁娘——不止一个年轻人说这样的话，许多母亲们也这样说过。

年轻人在草坪上玩耍和打“捶球”。他们在花园中间散步。每位小姐摘下一朵花，插在年轻绅士的扣眼上。不过这位苏格兰来的小姐向四周瞧了很久，这一朵也看不起，那一朵也看不起。似乎没有一朵花可以讨到她的欢心。她只好掉头向栅栏外面望。那儿有一个开着大朵紫花的蓟丛。她看见了它，她微笑了



一下，她要求这家的少爷为她摘下一朵这样的花来。

“这是苏格兰之花①！”她说。“她在苏格兰的国徽上射出光辉，请把它摘给我吧！”

他摘下最美丽的一朵，他还拿它刺刺自己的手指，好象它是长在一棵多刺的玫瑰花丛上的花似的。

她把这朵蓟花插在这位年轻人的扣眼里。他觉得非常光荣。别的年轻人都愿意放弃自己美丽的花，而想戴上这位苏格兰小姐的美丽的小手所插上的那朵花。假如这家的少爷感到很光荣，难道这个蓟丛就感觉不到吗？它感到好象有露珠和阳光渗进了它身体里似的。

“我没有想到我是这样重要！”它在心里想。“我的地位应该是在栅栏里面，而不是在栅栏外面。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常常是处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上的！不过我现在却有一朵花越过了栅栏，而且还插在扣眼里哩！”

它把这件事情对每个冒出的和开了的花苞都讲了一遍。过了没有多少天，它听到一件重要消息。它不是从路过的人那里听来的，也不是从鸟儿的叫声中听来的，而是从

① 蓟是苏格兰的国花。

空气中听来的，因为空气收集声音——花园里荫深小径上的声音,公馆里最深的房间里的声音(只要门和窗户是开着的)——然后把它们播送到远近的地方去。它听说,那位从苏格兰小姐的手中得到一朵蓟花的年轻绅士，不仅得到了她的爱情，还赢得了她的心。这是漂亮的一对——一门好亲事。

“这完全是由我促成的!”蓟丛想，同时也想起那朵由它贡献出的、插在扣子洞上的花。每朵开出的花苞都听见了这件消息。

“我一定会被移植到花园里去的!”蓟想。“可能还被移植到一个缩手缩脚的花盆里去呢：这是最高的光荣!”

蓟对于这件事情想得非常殷切,因此它满怀信心地说:“我一定会被移植到花盆里去的!”

它答应每一朵开放了的花苞，说它们也会被移植进花盆里,也许被插进扣子洞里:这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光荣。不过谁也没有到花盆里去，当然更不用说插上扣子洞了。它们饮着空气和阳光，白天吸收阳光,晚间喝露水。它们开出花朵;蜜蜂和大黄蜂来拜访它们,因为它们在到处寻找嫁妆——花蜜。它们采走了花蜜,剩下的只有花朵。

“这一群贼东西！”蓟说，“我希望我能刺到它们！但是我不能！”

花儿都垂下头，凋谢了。但是新的花儿又开出来了。

“好象别人在请你们似的，你们都来了！”蓟说。“每一分钟我都等着走过栅栏。”

几棵天真的雏菊和尖叶子的车前草怀着非常羡慕的心情在旁边静听。它们都相信它所讲的每一句话。

套在牛奶车子上的那只老驴子从路旁朝蓟丛望着。但是它的脖子太短，可望而不可及。

这棵蓟老是在想苏格兰的蓟，因为它以为它也是属于这一家族的。最后它就真的相信它是从苏格兰来的，相信它的祖先曾经被绘在苏格兰的国徽上。这是一种伟大的想法；只有伟大的蓟才能有这样伟大的思想。

“有时一个人出身于这么一个高贵的家族，弄得它连想都不敢想一下！”旁边长着的一棵荨麻说。它也有一个想法，认为如果人们把它运用得当，它可以变成“麻布”。

于是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树上的叶子落掉了；花儿染上了更深的颜色，但是却失去了很多的香气。园丁的学徒在花园里朝着栅栏外面唱：

爬上了山又下山，

世事仍然没有变！

树林里年轻的枞树开始盼望圣诞节的到来，但是现在离圣诞节还远得很。

“我仍然呆在这儿！”蓟想。“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人想到我，但是我却促成他们结为夫妇。他们订了婚，而且八天以前就结了婚。是的，我动也没有动一下，因为我动不了。”

又有几个星期过去了。蓟只剩下最后的一朵花。这朵花又圆又大，是从根子那儿开出来的。冷风在它身上吹，它的颜色褪了，美也没有了；它的花萼有朝鲜蓟那么粗，看起来象一朵银色的向日葵。这时那年轻的一对——丈夫和妻子——到这花园里来了。他们沿着栅栏走，年轻的妻子朝外面望。

“那棵大蓟还在那儿！”她说；“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花了！”

“还有，还剩下最后一朵花的幽灵！”他说，同时指着那

朵花儿的银色的残骸——它本身就是一朵花。

“它很可爱！”她说。“我们要在我们画象的框子上刻出这样一朵花！”

年轻人于是就越过栅栏，把蓟的花萼摘下来了。花萼把他的手指刺了一下——因为他曾经把它叫做“幽灵”。花萼被带进花园，带进屋子，带进客厅——这对“年轻夫妇”的画象就挂在这儿。新郎的扣子洞上画着一朵蓟花。他们谈论着这朵花，也谈论着他们现在带进来的这朵花萼——他们将要刻在象框子上的、这朵亮得象银子一般的最后的蓟花。

空气把他们所讲的话传播出去——传到很远的地方去。

“一个人的遭遇真想不到！”蓟丛说。“我的头一个孩子被插在扣子洞上，我的最后的一个孩子被刻在象框上！我自己到什么地方去呢？”

站在路旁的那只驴子斜着眼睛望了它一下。

“亲爱的，到我这儿来吧！我不能走到你跟前去，我的绳子不够长呀！”

但是蓟却不回答。它变得更沉思起来。它想了又想，一直想到圣诞节。最后它的思想开出了这样一朵花：

“只要孩子走进里面去了，妈妈站在栅栏外面也应该满足了！”

“这是一个很公正的想法！”阳光说。“你也应该得到一个好的位置！”

“在花盆里呢？还是在象框上呢？”蓟问。

“在一个童话里！”阳光说。

这就是那个童话！

创　　造

从前有一个年轻人，他研究怎样做一个诗人。他想在复活节就成为一个诗人，而且要讨一个太太，靠写诗来生活。他知道，写诗不过是一种创造，而他却不会创造。他出生得太迟；在他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以前，一切东西已经被人创造出来了，一切东西已经被作成了诗，写出来了。

“一千年以前出生的人啊，你们真是幸福！”他说。“他们容易成为不朽的人！即使在几百年以前出生的人，也是幸福的，因为那时他们还可以有些东西写成诗。现在全世界的诗都写完了，我还有什么诗可写呢？”

他研究这个问题，结果他病起来了。可怜的人！没有什么医生可以治他的病！也许巫婆能够治吧！她住在草场入口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她专为那些骑马和坐车的人开草场的门。她能开的东西还不只门呢。她比医生还要聪明，因为医生只会赶自己的车子和交付他的所得税。

“我非去拜访她一下不可！”这位年轻人说。

她所住的房子是既小巧，又干净，可是样子很可怕。这儿既没有树，也没有花；门口只有一窝蜜蜂，很有用！还有一小块种马铃薯的地，也很有用！还有一条沟，旁边有一个野李树丛——已经开过了花，现在正在结果，而这些果子在没有下霜以前，只要你尝一下，就可以把你的嘴酸得张不开。

“我在这儿所看到的，正是我们这个毫无诗意的时代的一幅图画！”年轻人想。这个在巫婆门口所起的感想可以说是象一粒金子。

“把它写下来吧！”她说。“面包屑也是面包呀！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你的文思干涸，而你却想在复活节成为一个诗人！”

“一切东西早已被人写完了！”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是古代呀！”

“不对！”巫婆说，“古时巫婆总是被人烧死，而诗人总是饿着肚皮，衣袖总是磨穿了洞。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它是最好的时代！不过你看事情总是不对头。你的听觉不锐敏，你在晚上也不念主祷文。这里有各色各样的东西可以写成诗，讲成故事，如果你会讲的话，你可以从大地的植物和收获吸取题材，你可以从死水和活水吸取题材，不过你

必须了解怎样摄取阳光。现在请你把我的眼镜戴上、把我的听筒安上吧，同时还请你对上帝祈祷，不要老想着你自己吧！”

最后的这件事情最困难，一个巫婆不应该作这样的要求。

他拿着眼镜和听筒；他被领到一块种满了马铃薯的地里去。她给他一个大马铃薯捏着。它里面发出声音来，它



唱出一支歌来：有趣的马铃薯之歌——一个分做十段的日常故事；十行就够了。

马铃薯到底唱的什么呢？

它歌唱它自己和它的家族：马铃薯是怎样到欧洲来的，在它还没有被人承认比一块金子还贵重以前，它们遭遇到了一些什么不幸。

“朝廷命令各城的市政府把我们分配出去。我们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在通令上都说明了，不过老百姓还是不相信；他们甚至还不懂怎样来栽种我们。有人挖了一个洞，把整斗的马铃薯都倒进里面去；有人在这儿埋一个，在那儿埋一个，等待每一个长出一棵树，然后再从上面摇下马铃薯来。人们以为马铃薯会生长，开花，结出水汪汪的果子；但是它却萎谢了。谁也没有想到它的根底下长出的东西——人类的幸福：马铃薯。是的，我们经验过生活，受过苦——这当然是指我们的祖先。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样！多么了不起的历史啊！”

“好，够了！”巫婆说。“请看看这个野李树丛吧！”

野李树说：“在马铃薯的故乡，从他们生长的地方更向北一点，我们也有很近的亲族。北欧人从挪威到那儿去。他

们乘船在雾和风暴中向西开,开向一个不知名的国度里去。在那儿的冰雪下面，他们发现了植物和蔬菜，结着象葡萄一样蓝的浆果的灌木丛——野李子。象我们一样，这些果子也是经过霜打以后才成熟的。这个国度叫做‘酒之国’‘绿国’①‘野梅国’！”

“这倒是一个很离奇的故事!”年轻人说。

“对。跟我一道来吧!”巫婆说,同时把他领到蜜蜂窠那儿去。他朝里面看。多么活跃的生活啊！蜂窝所有的走廊上都有蜜蜂;它们拍着翅膀,好使这个大工厂里有新鲜空气流动:这是它们的任务。现在有许多蜜蜂从外面进来;它们生来腿上就有一个篮子。它们运回花粉。这些花粉被筛好和整理一番后，就被做成蜂蜜和蜡。它们飞出飞进。那位蜂后也想飞，但是大家必得跟着她一道。这种时候还没有到来,但是她仍然想要飞,因此大家就把这位女皇的翅膀咬断了；她也只好呆下来。

“现在请你到沟沿上来吧!”巫婆说。“请来看看这条公路上的人!”

---

① 指格林兰。这个岛在丹麦文里叫“绿国”(Grönland)。

“多大的一堆人啊！”年轻人说。“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故事在闹哄哄地响着！我真有些头昏！我要回去了！”

“不成，向前走吧，”女人说，“径直走到人群中去，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耳朵去听，用你的心去想吧！这样你才可以创造出东西来！不过在你没有去以前，请把我的眼镜和听筒还给我吧！”于是她就把这两件东西要回去了。

“现在我最普通的东西也听不见了！”年轻人说，“现在我什么也听不见了！”



“唔,那么在复活节以前你就不能成为一个诗人了,”巫婆说。

“那么在什么时候呢?”他问。

“既不在复活节,也不在圣灵降临周!你学不会创造任何东西的。”

“那么我将做什么呢?我将怎样靠诗来吃饭呢?”

“这个你在四旬节以前就可以做到了!你可以一棒子把诗人打垮!打击他们的作品跟打击他们的身体是一样的。但是你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去打击吧,这样你才可以得到汤团吃,养活你的老婆和你自己!”

“一个人能创造的东西真多!”年轻人说。于是他就去打击每个别的诗人,因为他自己不能成为一个诗人。

这个故事我们是从那个巫婆那里听来的;她知道一个人能创造出什么东西。



幸运可能就在一根棒上

我现在要讲一个关于好运道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好运道这回事情：有的人一年到头都碰见它，另外有些人几年才碰见它一次，还有一些人在一生中才碰见它一次。不过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它的。

我现在不须告诉你——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小孩子

是上帝送来的，而且是送在妈妈的怀里。这件事可能是发生在一个华贵的宫殿里，也可能是发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不过也可能是发生在冷风扫着的旷野里。但是有一件事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而这件事却是真的：上帝把小孩子送来的时候，同时也送来一件幸运的礼物。不过他并不把它公开地放在孩子旁边，而是把它放在人所意想不到的一个角落里。但是它总会被找到的——这是最愉快的事情。它可能被放在一个苹果里：这是送给一个有学问的人的礼物——他的名字叫牛顿①。这个苹果落下来了，因此他找到了他的好运道。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故事，你可以去找一个知道的人讲给你听。现在我要讲另外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梨子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穷苦的人，他在穷困中出生，在穷困中长大，而且在穷困中结了婚。他是一个旋工，主要是做雨伞的把手和环子。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好运道，”他说。

这是一个真正发生过的故事。人们可以说出这人所住

---

① 英国的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看见一个苹果从树上落下来，于是由此推理，便发现了“地心吸力”这条原理。

的国家和城市，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的房子和花园的周围结满了又红又酸的花楸树果实——最华贵的装饰品。花园里还有一棵梨树，但是它却一个梨子也不结。然而好运道却藏在这株梨树里面——藏在它看不见的梨子里。

有一天晚上吹起了一阵可怕的狂风。报纸上说，暴风把一辆大公共马车吹起来，然后又把它象一块破布片似地扔向一边。梨树有一根大枝子也被折断了——这当然算不上什么希奇。

这枝子被吹到工厂里。这人为了好玩，用它车出一个大梨子，接着又车出一个大梨子，最后车出一个小梨子和一些更小的梨子。

“这树多少总应该结几个梨子吧，”这人说。于是他把这些梨子送给小孩子拿去玩。

在一个多雨的国家里，生活中必需物件之一是一把雨伞。一般说来，他家只用一把雨伞。如果风吹得太猛，雨伞就翻过来了。它也折断过两三次，但是这人马上就把它修好了。不过最使人恼的事情是，当伞收下来时，扎住伞的那颗扣子常常跳走了，或者圈住伞的那个环子常常裂成两半。



有一天扣子飞走了。这人在地上寻找。他找到他所车出的一个最小的梨子——孩子们拿去玩的一个梨子。

“扣子找不到了！”这人说，“不过这个小家伙倒可以代替它呢！”

于是他就在它上面钻了一个眼，同时穿一根线进去。这个小梨子跟那个破环子配得恰恰合适。它无疑是这把伞从来没有过的一颗最好的扣子。

第二年，当这人照例送雨伞把手到京城去的时候，他同时还送了几个小木梨。他要求东家把它们试用一下，因此它们就被运到美洲去了。那儿的人马上就注意到，小木梨

比扣子扣得还紧；所以他们要求雨伞商今后把雨伞运去的时候，还必须扣上一个小木梨。

这样一来,工作可多了！人们需要成千成万的木梨!所有的雨伞上都要加一个梨！这人必须大量工作。他车了又车。整个的梨树都变成了小木梨！它赚来银毫子，它赚来现洋!

“我的好运道可能就在这棵梨树上!”这人说。于是他开设了一个大工场，里面有工人和学徒。他的心情总是很



好的，并且喜欢说:“幸运可能就在一根棒上!”

我作为讲这个故事的人，也要这样说。

民间流行着一句谚语:“你在嘴里放一根白色的木棒，人们就没有办法看见你。”但是这必须是那根正确的棒子——上帝作为幸运的礼物送给我们的那根棒子。

我得到了这件东西。象那人一样，我也能获得玎珰的金子,亮闪闪的金子——最好的一种金子:它在孩子的眼睛里射出光来,它在孩子的嘴里发出响声,也在爸爸和妈妈的嘴里发出响声。他们读着这些故事，我在屋子中央站在他们中间，但是谁也看不见我，因为我嘴里有一根白色的木棒。如果我发现他们因为听到我所讲的故事而感到高兴，那么我也要说:“幸运可能就在一根棒上!”

彗　　星

彗星出现了，它的火星发出闪光，它的尾巴使人害怕。人们从华贵的宫殿上望它，从简陋的村屋里望它；街道上的人群望它，孤独的步行者在没有路径的荒地上望它。各人对它有各人自己的想法。

“请来看看天上的信号吧！请来看看这个美丽景象吧！”大家说。于是大家都跑来看。

但是有一个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却还是坐在房间里。蜡烛在燃着；母亲觉得烛光里有一块铇花。蜡烛周围堆起一层尖尖的熔蜡，然后又慢慢倒下来。她相信这意味着她的孩子快要死亡。那块铇花的确也正在转向他。

这是一个古老的迷信，而她相信它。

可是这个孩子恰恰要在世界上活得很久，一直活到要看见这六十年以后又重新出现的彗星。

孩子没有看见烛光里的铇花，他也没有想到在他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出现于天空的彗星。他坐在一个修补过的破



碗面前。这里面盛着肥皂水。他把一个小泥烟斗放进去，把烟管衔在嘴里，吹出一堆大大小小的肥皂泡来。肥皂泡上射出一堆最美丽的颜色，在空中飘着，浮着，这些颜色从黄变红，从紫变蓝，最后变成象被太阳透射着的树林里的叶子。

“愿上帝让你在这世界上所活着的年月，能象你所吹出的泡一样多！”

“可多啦！可多啦！”小家伙说。“肥皂水怎么也吹不完！”

于是孩子吹出一连串的肥皂泡。

“一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它们过得多快啊！”每一个泡吹出和飞走了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有几个泡飞进他的眼睛里去了，引起刺痛和难过，于是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在每一个泡里，他看到光华灿烂的、未来的幻景。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彗星了！”邻居们喊着。“快出来看吧，不要呆在屋子里呀！”

于是妈妈就牵着这小家伙走出来；他不得不把泥烟斗放到一边，停止玩肥皂泡，因为彗星出现了。

小家伙看见这个发光的火球后面拖着一条亮晶晶的尾巴。有人说，这条尾巴有三个亚伦长；还有些人说，它有一百万个亚伦长。每个人的看法是那样不同。

“它再出现的时候，孩子和孙子也许早已死了！”人们说。

说这话的人，在它没有重新出现以前，大多数真的都死了。不过这个小孩子——烛光里的铯火曾为他出现过，妈也曾经相信“他不久就要死了！”——却仍然活着，只是年纪很老，头发全都白了。俗话说：“白发是老年之花！”他现在的花可不少。他现在是一个年老的教员。

小学生都说他非常聪明，知道的东西很多,懂得历史、地理和人类所有关于天体的知识。

“一切东西都会再来的!”他说。“你只消注意人和事，那么你就会知道，他们又会重新到来——只是穿着不同的衣服，在不同的国家里罢了。”

教员刚刚讲完关于威廉·退尔的故事：他不得不用箭来射那个放在他儿子头上的苹果。不过在他射出这支箭以前,他怀里还藏着另外一支箭,为的是准备把它射进那个恶毒的盖斯勒尔的心里去。这件事发生在瑞士，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丹麦的巴尔纳托克身上。他也不得不射一个放在他儿子头上的苹果，同时象退尔一样，身上也藏着一支箭准备报仇。在一千多年以前,历史上记载着埃及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这些同样的事情象彗星一样常常重新出现。它们过去了，消逝了，然后又回来。

于是他又谈起大家所盼望的那颗彗星——他在小时曾经看见过的那颗彗星。教员知道关于各种天体的事情，思索着它们，但他并不因此就忘记了他的历史和地理。

他把他的花园布置成为一张丹麦的地图。植物和花，在这个国家的哪个区域长得最好，他就栽在哪个区域里。



“替我摘颗豌豆来!”他说。于是人们就到代表洛兰的那块花圃上去。“替我弄点荞麦来!”于是人们就到代表朗兰的那块花圃上去。美丽的蓝龙胆和杨梅生长在斯卡根，光泽的冬青生长在西尔克堡。城市则是用石象来做代表。圣·克努得和龙在一起代表奥登塞。阿卜萨龙和一根主教的牧杖代表苏洛。一条小船和桨说明这儿就是奥湖斯镇。在这位教员的花园里，人们可以学会丹麦的地理。不过人们得先请教他一下，而这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现在大家都等待彗星出现。他告诉大家，在多少年以前彗星头一次出现的时候,人们曾经说过一些什么话,有过一些怎样的想法。

“彗星出现的一年就是产美酒的一年,”他说。“人们可以在酒里渗水，而不会有人尝得出来。酒商应该非常喜欢彗星年。”

整整有十四天和十四夜，天上复满了乌云。彗星是没有办法看见了，但是它却在那儿。

老教员坐在教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墙角里是一座他父亲时代的、波尔霍尔姆造的钟。沉重的铅锤既不上升，也不下降；钟摆也不摇动。那只每过一点钟就跳出来叫一

次的杜鹃，已经呆在闭着的门后好几年没有作声了。钟里是沉寂无声，它已经不走了。

不过那架老钢琴——也是父亲时代的东西——仍然还有生命。弦还能发出声音——虽然不免有些粗哑，同时还能弹出一代的歌曲。老教员听到这些曲子，就记起了许多欢乐和忧郁的事情——从他小时看到彗星的时候起，直到彗星重新出现的时候为止。他记起母亲所说的关于烛里饱花的话；他记起他所吹起的那些美丽的肥皂泡。他曾经说过，每一颗肥皂泡代表一年的生活——多么光彩夺目啊！他在它里面所看见的东西完全是美丽的，欢乐的：孩子的游戏和青春的快乐。整个的世界是充满了阳光，而他就要走进这个世界里去！这代表未来的泡影。他现在作为一个老人，听着钢琴弦所发出的过去一代的歌曲。回忆的肥皂泡染着回忆的种种色彩。这是祖母织毛袜时唱出的一支歌：

织头一支袜子的人，
当然不会是阿马琮①。

① 古代的希腊女战士。

这是家里的老女佣人在他小时唱给他听的一支歌：

> 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
> 和不懂事的天真汉，
>
> 在这茫茫的世界里，
>
> 会碰见许多的危险。

一会儿是他参加第一次舞会时的乐曲——一支徐缓的舞曲和一支波兰舞曲；一会儿又是一支柔和的、抑郁的曲调——使这位老教员流出眼泪；一会儿又是战争进行曲；一会儿又是唱圣诗的乐曲；一会儿又是欢乐的乐曲。这个泡影接着那个泡影——正如他小时候用肥皂水吹出的那样。

他的眼睛凝视着窗子：有一块白云在天上走过去了；他在晴空中看见了彗星，它的耀眼的核心和它发光而模糊的“扫帚”。

他似乎觉得他是在昨天晚上头一次看见它的，然而上一次和这一次之间却是整个一生的时间。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而且是在泡影里来看“未来”；但是现在他却是从泡影里去看“过去”。他感觉到一种儿时的心境和儿时的信念。他的眼睛亮起来，他的手落到钢琴键上——它发出的声音

好象有一根弦断了。

“出来瞧瞧吧，彗星出来了，”邻居们说。“天上是非常明朗，美丽极了！出来瞧瞧吧！”

老教员不回答。他为了要看得更清楚，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他的灵魂已经开始了一个更远的旅行，已经到了比彗星所飞的地方还要广大的空间里。

华贵宫殿里的人们，简陋的村屋里的人们，街道上的人群，在没有路径的荒地上的孤独的步行者，现在又看到彗星了。但是上帝和他的那些先逝去了的亲爱的人们——他所想念的那些人们——都看到了他的灵魂。





一 星 期 的 日 子

忽然有一天,一星期中的七个日子个个想停止工作,集到一起,开一个联欢会。不过每一个日子都是很忙的;一年到头，他们腾不出一点时间来。他们必须有一整天的闲空才成，而这只能每隔四年才碰到一次。这样的一天是放在二月里，为的是要使年月的计算不致于混乱起来①。

因此他们就决定在这个闰月里开他们的联欢会。二月也是一个狂欢节的月份,他将要依照自己的口味和个性,穿着狂欢节的衣服来参加。他们将要大吃大喝一番，发表些演说，同时相互以友爱的精神毫无顾虑地说些愉快和不愉

快的话语。古代的战士们,在吃饭的时候,常常把啃光了的骨头彼此朝头上扔。不过一星期的这几个日子却只是痛快地开一通玩笑和说说风趣话——当然以合乎狂欢节目的天真玩笑的精神为原则。

闰日到来了，于是他们就开会。

星期日是这几天的首领。他穿着一件黑丝绒做的外套。虔诚的人可能以为他是穿着牧师的衣服，要到教堂去做礼拜呢。不过世故的人都知道,他穿的是化装跳舞服,而且他打算要去狂欢一阵。他的扣子洞上插的那朵鲜红的荷兰石竹花,是戏院的那盏小红灯——它说:“票已卖完,请各位自己另去找消遣吧!”

接着来的是星期一。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跟星期日有亲族关系；他特别喜欢寻开心。他说他是近卫队换班的时候离开工厂的②。

“我必须出来听听奥芬巴赫③的音乐。它对于我的头脑和心灵并不发生什么影响,但是却使我腿上的肌肉发痒。

① 二月每隔四年有一个闰日，使二月多出一天。

② 这是指看守皇宫的卫队,每次换班的时候有一套仪式,并且奏音乐。

③ 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是德国的一个大音乐家和作曲家，后来入法国籍，成为“法兰西喜剧剧团”的音乐指挥。

我不得不跳跳舞，喝点酒，在头上挨几拳，然后在第二天开始工作。我是一个星期的开始！”

星期二是杜尔的日子①——是力量的日子。

“是的，这一天就是我！”星期二说。“我开始工作。我把麦尔库尔的翅膀系在商人的鞋上②，到工厂去看看轮子是不是上好了油，在转动。我认为裁缝应该坐在案板旁边，铺路工人应该在街上。每个人应该做自己应做的工作，我关心大家的事情，因为我穿一套警察的制服，把我自己叫做巡警日。如果你觉得我这话说得不好听，那么请你去找一个会说得更好听的人吧！”

“现在我来了！”星期三说。“我站在一星期的中间。德国人把我叫做中星期先生③。我在店铺里象一个店员；我是一星期所有了不起的日子中的一朵花。如果我们在一起开步走，那么我前面有三天，后面也有三天，好象他们就是我的仪仗队似的。我不得不认为我是一星期中最了不起的

---

① 杜尔（Tyr）是北欧神话中的战神和天神。星期二（Tirsday）在丹麦文中叫做“杜尔的日子”——Tirs-day。

② 麦尔库尔（Merkur）是罗马神话中科学和商业之神，他身上长有一双翅膀。

③ 德文是 Mittwoch，即在一星期中的意思。

一天!”

星期四到来了;他穿着一身铜匠的工作服,同时带着一把鎯头和铜壶——这是他贵族出身的标记。

“我的出身最高贵!”他说,“我既是异教徒,同时又很神圣。我的名字在北国是源出于多尔;在南方是源出于丘必特①。他们都会打雷和闪电,这个家族现在仍然还保留着这套本领。”

于是他敲敲铜壶,表示他出身的高贵。

星期五来了,穿得象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把自己叫做佛列娅;有时为了换换口胃,也叫维纳斯——这要看她所在的那个国家的语言而定②。她说她平时是一个心平气和的人,不过她今天却有点放肆,因为这是一个闰日——这一天给妇女带来自由,因为依照习惯,她在这天可以向人求婚,

---

① “星期四”在丹麦、挪威和瑞典文里是 Torsdag,即“多尔之日”的意思。多尔(Thor)是北欧神话中的电神。星期四在法文里是 Jeudi。即“叔乌之日”的意思。叔乌(Jove)是罗马神话中的天神和雷神丘必特的别名。

② 星期五(Freday)是从北欧神话中爱情之神——同时也是一个最美丽的女神——佛列娅(Freia)的名字转化出来的。因此星期五在北欧是一星期中最幸运的一个日子。在罗马神话中爱情之神是维纳斯,因此星期五也跟“维纳斯”有字源的联系。

而不必等人向她求婚①。

星期六带着一把扫帚和洗刷的用具，作为一位老管家娘娘出现了。她最心爱的一碗菜是啤酒和面包片做的汤。不过在这个节日里她不要求把汤放在桌子上让大家吃。她只是自己要吃它，而她也就得到它。

一星期的日子就这样在餐桌上坐下来了。

他们七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人们可以把他们制成连环画，作为家庭里的一种消遣。在画中人们尽可以使他们显得滑稽。我们在这儿只不过把他们拉出来，当做对二月开的一个玩笑，因为只有这个月才多出一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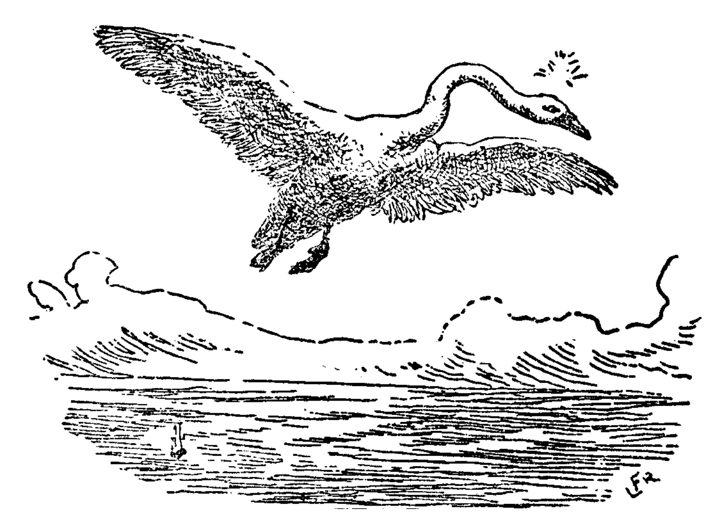
① 这儿作者在弄文字游戏。星期五（Freday）中的 Fre 跟另一个字的 Fri 的发音相似。Fri 在丹麦文中当名词用是“自由”的意思，当动词用是“求婚”的意思。



阳 光 的 故 事

“现在我要讲一个故事!”风儿说。

“不成,请原谅我,”雨儿说,“现在轮到我了!你在街头的一个角落里呆得已经够久了,你已经拿出你最大的气力,



大号大叫了一通！”

“这就是你对我的感谢吗？”风儿说，“为了你，我把伞吹得翻过来；是的，当人们不愿意跟你打交道的时候，我甚至还把它吹破呢！”

“我要讲话了！”阳光说。“大家请不要作声！”这话说得口气很大，因此风儿就乖乖地躺下来，但是雨儿却摇着风，同时说：“难道我们一定要忍受这吗？这位阳光太太老是插进来。我们不要听她的话！那不值得一听！”

于是阳光就讲了：

“有一只天鹅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飞翔。它的每根羽

毛象金子一样地发亮。有一根羽毛落到一条大商船上面。这船正挂着满帆在行驶。羽毛落到一个年轻人的卷发上。他管理货物，因此人们把他叫‘货物长’。幸运之鸟的羽毛触到了他的前额,变成了他手中的一杆笔,于是他不久就成了一个富有的商人。他可以买到金马刺，用金盘改装成为贵族的纹章。我在它上面照过,”阳光说。

“这只天鹅在绿色的草原上飞。那儿有一棵孤独的老树；一个七岁的牧羊孩子躺在它下面的荫处休息。天鹅飞过的时候吻了这树上的一片叶子。叶子落到这孩子的手中；这一片叶子变成了三片叶子，然后十片，然后成了一整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读到了自然的奇迹,祖国的语言、信仰和知识。在睡觉的时候,他把这本书枕在他的头下,以免忘记他所读到的东西。这书把他领到学校的凳子和书桌那儿去。我在许多学者之中读到过他的名字!”阳光说。

“天鹅飞到孤寂的树林中去，在那儿沉静、阴暗的湖上停下来。睡莲在这儿生长着,野苹果在这儿生长着,杜鹃和斑鸠在这儿建立起它们的家。

“一个穷苦的女人在捡柴火,在捡落下的树枝。她把这些东西背在背上,把她的孩子抱在怀里,向家里走来。她看



到一只金色的天鹅——幸运的天鹅——从长满了灯芯草的岸上飞起来。那儿有什么东西在发着亮呢？有一个金蛋。她把它放在怀里，它仍然是很温暖的；无疑地蛋里面还有生命。是的，蛋壳里发出一个敲击的声音来；她听到了，而且以为这是她自己的心跳。

“在她家里简陋的房间里，她把金蛋取出来。‘嗒！嗒！’它说，好象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金表似的，但是它是一个有生命的蛋。这个蛋裂开了，一只小天鹅把它的头伸出来，它的羽毛黄得象真金子。它的颈上有四个环子。因为这个可怜的女人有四个孩子——三个留在家里，第四个她抱着一起到孤寂的森林里去——她马上就懂得了，她的每个孩子将有一个环子。当她一懂得这件事的时候，这只小小的金鸟就飞走了。

“她吻了每一个环子，同时让每一个孩子吻一个环子。她把它放在孩子的心上，戴在孩子的手指上。”

“我看到了！”阳光说，“我看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头一个孩子坐在泥坑里，手里握着一把泥。他用指头捏它，它于是就变成了取得金羊毛的雅森①的象。

“第二个孩子跑到草原上去，这儿开着种种不同颜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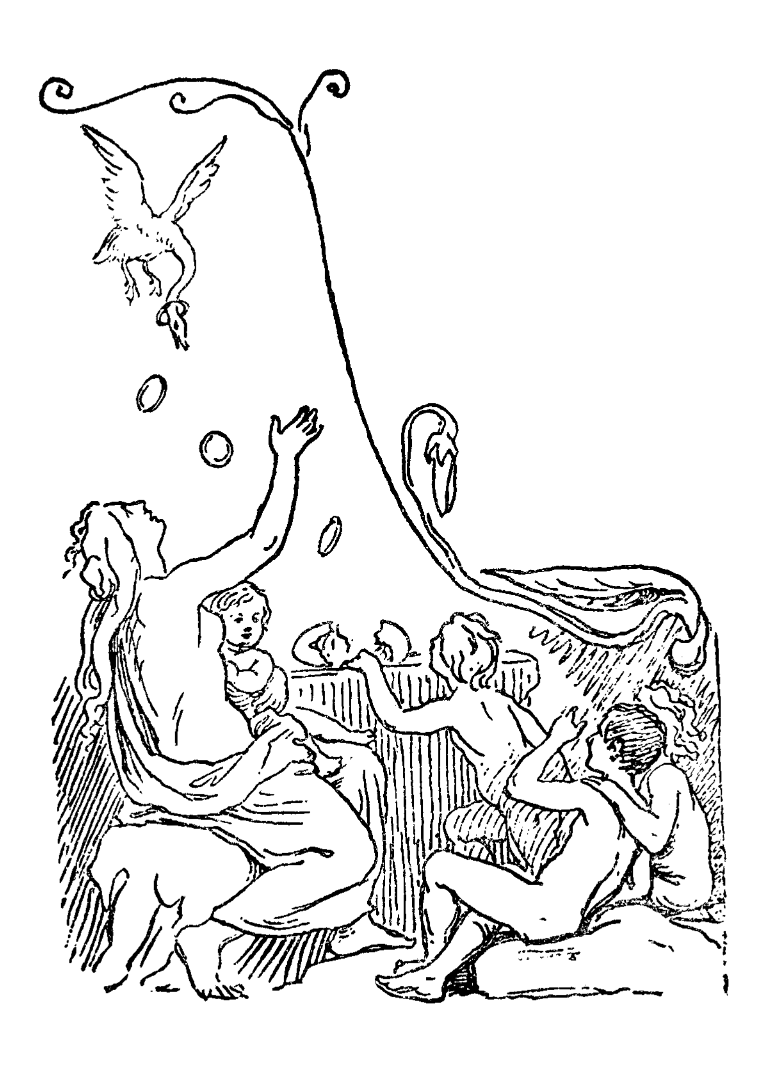
花。他摘下一把;他把它们捏得那么紧,甚至把它们里面的浆都挤出来了，射到他的眼睛里去,把那个环子打湿了,刺激着他的思想和手。几年以后，京城的人都把他称为伟大的画家。

“第三个孩子把这个环子牢牢地衔在嘴里，弄出响声——他心的深处的一个回音。思想和感情象音乐似地飞翔，然后又象天鹅似地俯冲到深沉的海里去——思想的深沉的海里去。他成了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每个国家现在都在想,‘他是属于我的!’

“至于第四个孩子呢，咳,他是一个无人理的人。人们说他是个疯子。因此他应该象病鸡一样,吃些胡椒和黄油!‘吃胡椒和黄油,’他们这么着重地说;他也就吃了。不过我给了他一个阳光的吻,”阳光说。“他一下子得到了我的十个吻。他有诗人的气质,因此他一方面挨了打,一方面又得到了吻。不过他从幸运的金天鹅那里得到了一个幸运的环子。他的思想象一只金蝴蝶似地飞出去了——这是‘不朽’

---

① 雅森（Jason）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他父亲的王国被他的异母兄弟贝立亚斯(Pelias)占领。他长大了去索取这个王国；贝立亚斯说，如果雅森能把被一条恶龙看守着的金羊的毛取来，他就可以交还王国。雅森终于把恶龙降服，取来了金羊毛。



的象征！”

“这个故事太长！”风儿说。

“而且讨厌！”雨儿说；“请在我身上吹几下吧，好使得我的头脑清醒过来。”

于是风儿就吹起来。阳光继续说：

“幸运的天鹅在深沉的海湾上飞过去了。渔夫在这儿下了网。他们之中有一个最穷的渔人。他想要结婚，因此他就结婚了。

“天鹅带了一块琥珀给他；琥珀有吸引力，把心都吸到家里去了。琥珀是最可爱的香料。它发出一股香气，好象是从教堂里发出来的；它发出上帝的大自然的香气。他们感到真正的家庭幸福，满足于他们的简朴生活，因此他们的生活成了一个真正的阳光的故事。”

“我们停止好不好？”风儿说。“阳光已经讲得够长了。我听厌了！”

“我也听厌了！”雨儿说。

“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的人怎么说呢？”

我们说：“现在它们讲完了！”



曾　祖　父

曾祖父是一个非常可爱、聪明和善良的人，所以我们都尊敬曾祖父。就我所能记忆得起的来说，他事实上是叫做“祖父”，也叫做“外公”。不过当我哥哥的小儿子佛列得里克来到家里以后，他就提升到“曾祖父”了。再升可就不能！他非常喜欢我们，但是他似乎不太欣赏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古时是最好的时代！”他说。“那是一个安安稳稳的时

代！现代是忙忙碌碌的，一切都没上没下。只有年轻人能讲话;在他们的谈话中,皇族就好象是他们的平辈似的。街上随便哪个人可以把烂布浸到水里去，在一个绅士的头上拧一把水。”

曾祖父讲这话的时候，脸上就胀红起来。但是不须多大工夫，他那种和蔼的微笑就又现出来了。于是他说:

“哎,是的,可能我弄错了！我是旧时代的人,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站不稳脚。我希望上帝能指引我!”

当曾祖父谈起古代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古代就在我的眼前。我幻想我坐在金马车里,旁边有穿制服的仆人伺候:我看到各种同业公会高举着它们的招牌，在音乐和旗帜飘扬中进行；我参加圣诞节的联欢会——人们玩着“受罚”的游戏①和化装游戏。

当然,那个时候也有许多可怕和残酷的事情:轮上的酷刑②和流血的惨事，而这类残酷事情有时是非常刺激人和

---

① 这是一种古时的游戏。玩的人因在游戏中犯了某种错误而损失某种物件；要赎回这种对象则必须受一种惩罚。

② 这是中世纪的一种残酷刑罚。受刑者被绑在一个类似轮子的架上，他的肢体被铁棒敲断。

吓人的。我也想起了许多愉快的事情：我想象着丹麦的贵族让农民得到自由；我想象着丹麦的皇太子废除奴隶的买卖。

听听曾祖父讲自己青年时代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是非常愉快的。然而在这类事情发生以前的那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一个伟大和有力的时代。

“那是一个粗暴的时代，”佛列得里克哥哥说。“感谢上帝，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时代！”

这话是他当着曾祖父的面讲的。

讲这样的话是不太适当的，但是我却非常尊敬佛列得里克。他是我最大的一个哥哥；他说他可以做我的父亲——他喜欢讲非常滑稽的话。他是一个成绩最好的学生；他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工作得也顶好，不久他就可以参加父亲的生意了。曾祖父最喜欢和他谈天，但是他们一谈就总要争论起来。家里的人说，他们两人彼此都不了解，而且永远也不会了解。不过，虽然我的年纪很小，我很快就注意到，他们两人谁也舍不得谁。

当佛列得里克谈到或读到关于科学进步的事情，关于发现大自然的威力的事情，或关于我们时代的一切奇异的

事情时，曾祖父总是睁着一对放亮的眼睛听。

“人变得比从前更聪明了，但是并没有变得比从前更好！”他说。“他们发明了许多毁灭性的武器互相残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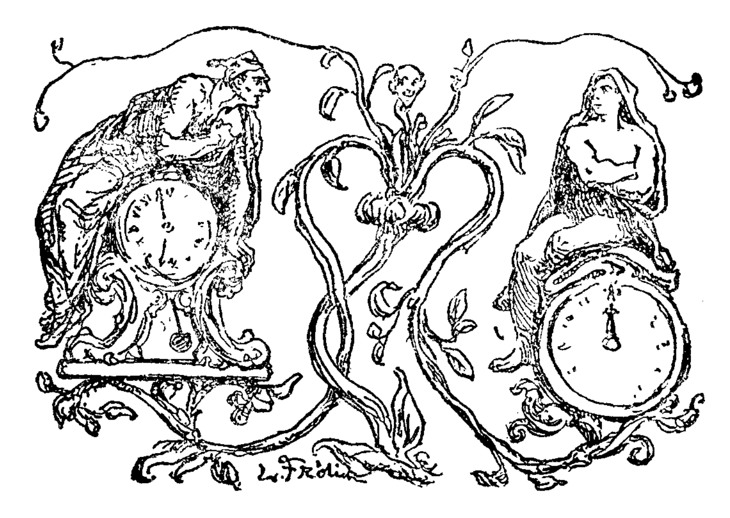
“这样就可以把战争结束得更快呀！”佛列得里克说。“我们不需等待七年才得到幸福的和平！世界的精神太饱满了，偶尔也须放一点血。这是必要的呀！”

有一天佛列得里克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小城市里发生的。

市长的钟——市政厅上面的那个大钟——为整个城市和市民报告时间。这个钟走得并不太准，但是整个城市仍然依照它办事。不多久这地方修了铁路，而且这条铁路还跟别的国家联到一起。因此人们必须知道准确的时间，否则就会发生撞车的事件。车站里现在有一个依照日光定时的钟，因此它走得非常准确。但是市长却不理它。所以市民只好全部依照车站的钟来办事。

我不禁笑起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但是曾祖父却不笑。他变得非常严肃起来。

“你讲的这个故事很有道理！”他说。“我也懂得你把它讲给我听的用意。你的这个钟里面有一个教训。这使我想



起了另外一件同样的事情——我父母的那座波尔霍尔姆造的朴素的、有铅锤的老钟。那是他们和我儿时的唯一的计时工具。它走得并不太可靠,但是它却在走。我们望着它的时针,我们相信它们,因此也就不理会钟里面的轮子了。那时国家的机构也是这样:人们信任它,因此也就相信它的指针。现在的国家机构却象一座玻璃钟，人们一眼就可以看见里面的机件，看见它的齿轮的转动,听见它转动的声音。有时这些法条和齿轮把人弄得害怕起来！我不知道，它敲起来会象一个什么样儿；我已经失去了儿童时代的那种信心。这就是近代的弱点!”

曾祖父讲到这里就生起气来了。他和佛列得里克两人的意见老是碰不到一起,而他们两人“正如新旧两个时代一样”,又不能截然分开！当佛列得里克要远行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两人开始认识到这种情况——全家的人也同样认识到了。他是因为家事不得不作这次旅行的。对于曾祖父说来,这是一次痛苦的别离。旅行是那么长,要横渡大海到地球的另一边去。

“我每隔两星期就写一封信给你!”佛列得里克说,“你还可以从电报上听到我的消息，那比信还要快。日子变成了钟点，钟点变成了分和秒!”

佛列得里克的船一到达英国,他就打来了一个电报。到了美国，他又打回来了一个电报——即使飞云作为邮差也不会有这样快。这是他上岸后几小时以内的事情。

“这种神圣的办法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恩赐,”曾祖父说,“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幸福。”

“而且这种自然的威力是在我国第一次被发现和被传播出去的①——佛列得里克这样告诉我。”

---

① 电磁学说是丹麦科学家奥列斯得(Oerested)于 1819 年第一次提出的。

“不错，”曾祖父说，同时吻我。“不错，我曾经注视过那双温和的眼睛——那双第一次看见和理解这种自然威力的眼睛。那是一双象你一样的孩子气的眼睛！我还握过他的手呢！”

祖父又吻了我一下。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又接到佛列得里克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和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订了婚——他相信全家的人一定会欢喜她的。她的照片也寄来了。大家先用眼睛，后来又用放大镜把照片仔细瞧了又瞧。这种照片的妙处是人们可以用最锐敏的镜子仔细加以研究。的确，它在镜子底下显得更逼真。任何画家都做不到这一点——甚至古代最伟大的画家都做不到。

“如果我们在古时就有这种发明的话，”曾祖父说，“那末我们就可面对面地看看世界的伟大和世界的造福者了。这个年轻姑娘的样子是多么温柔和善啊！”他说，同时朝放大镜里看。“只要她一踏进门，我就会认识她了！”

不过这样的事情差一点儿就变得不可能了。很幸运，有些危险我们是在事后才知道的。

这对新婚夫妇愉快地、健康地到达了英国。他们又从这

儿乘轮船回到哥本哈根来。他们看到了丹麦海岸和尤兰西部的白色沙丘。这时吹来了一阵暴风,船在沙洲上搁了浅,开行不动。海浪很大，好象是要把它打碎似的。什么救生艇也不能发生作用。于是黑夜到来了，但是有一枝明亮的火箭穿过黑暗射到这艘搁了浅的船上来。火箭带着一根绳子；这样，海上的人和岸上的人便建立起联系了。不一会儿，那位美丽的少妇便在一个救生浮篮里，越过汹涌的波涛,被拉到岸上来了。没有多久,她的年轻的丈夫也在她身边了；她感到无限的快乐和幸福。船上所有的人都被救出来了，这时天还没有亮。

那时我们正在哥本哈根熟睡,既没有想到悲哀,也没有想到危险。当我们一起坐在餐桌旁喝早餐咖啡的时候，电报带来了一个消息,说有一艘英国船在西部海岸沉下去了。我们感到非常不安，不过正在这时候，我们收到我们亲爱的、得救的归客佛列得里克和他年轻妻子的另一个电报,说他们很快就要到家了。

大家一起哭起来,我也哭,曾祖父也哭。他合起他的双手——我知道他会这样做的——祝福这个新的时代。

在这一天，曾祖父捐了两百块大洋为汉斯 · 克利斯

仙·奥列斯得立一个纪念碑。

佛列得里克和他的年轻妻子回到家来。当他听到这事情的时候,他说:“曾祖父,这事做得很对! 奥列斯得在多少年以前就写过关于旧时代和新时代的事情, 让我现在念给你听吧!”

“他一定跟你的意见是一样吧?”曾祖父说。

“是的,这一点你不用怀疑!”佛列得里克说,“而且跟你的意见也没有两样,因为你已经捐钱为他修纪念碑啦!”

译 后 记

烂布片（Laserne）于一八六八年写成，一八六九年发表。两个海岛(Vænø og Glænø)发表于一八六七年。谁是最幸运的(Hvem var den Lykkeligsie)和树精(Dryaden)发表于一八六八年。家禽格丽德的一家（Hønse-Grethes Familie），蓟的遭遇（Hvad Tidselen oplevede）和创造（Hvad man kan hitte paa）都发表于一八六九年，合成一个集子，题为三篇新的童话和故事（Tre nye Eventyr og Historier）。幸运可能就在一根棒上（Lykken kan ligge i en Pind）发表于一八七〇年。彗星(Kometen)、一星期的日子(Ugedagene)和阳光的故事(Solskins-Historier)都发表于一八六九年。曾祖父(Oldefa'er)发表于一八七〇年。

这几篇童话都是作者在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之间写的，离作者逝世不过五、六年的光景。作者这时已经是六十四、五岁的老人，但是创作热情仍然非常旺盛。树精这篇童话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说明。安徒生说：

“一八六七年春天我旅行到巴黎去参观伟大的世界博览会。我以前到巴黎去的几次旅行从没有给我这样深的印象和愉快。这是一个庞大和惊人的展览……一位丹麦的记者说,除了狄更斯以外,谁也无法来描写它。不过我倒觉得我有这种能力,同时我觉得如果我能完成这个任务、足以使我的同胞和外国人感到满意的话,那也是一桩快事。怀着这种心情，有一天我看见我的旅馆外面的广场上有一棵枯萎了的栗树。在它旁边的一辆车子上有一棵从乡下运来的年轻的小栗树,准备代替这棵老栗树。于是我就想通过这棵小栗树来表现巴黎世界博览会。树精在向我招手了。我在巴黎的期间以及我后来回到丹麦的期间，树精的生活和它与这个博览会的联系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故事。我觉得我必须再作一次旅行,再去看一次博览会,因为我前次看得还不够，不足以使我的故事写得真实和全面。所以我在九月间就又去了一次。这个故事是我回到哥本哈根后才完成的。”

这段写作过程也说明了安徒生写作态度的严谨。这也对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他那些充满了幻想的童话是怎样产生的。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2 年版本

曾 祖 父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375 插页 2 字数 64,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42 定价：0.37 元

书　号：10188 · 42

定　价：　　0.37 元